

天才政治

天才政治

原著：雷尔（RAEL）

翻译：CRM 翻译组

出版印刷：使者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 年 6 月 1 日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通讯地址：K. P. O BOX 399 号

联 系 人：郑润杓

微 信：ufoet-cn

电子信箱：ufoet2035@gmail.com

中文网址：<https://www.ufoch.com>

Copyright © The Raelian Science Foundation 2005

ISBN: 978-89-85192-10-1 04330

定价：25 元

本书经使者图书出版社与作者签订中文版合同后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不准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作者雷尔简历

创立国际雷尔利安运动（International Raelian Movement）

1975 年：提倡宏观生物学

1975 年 12 月：连续 3 个月出席法国国营第二套电视播放的节目-“外星球上也存在文明吗？”

1975 年 12 月：提倡为二十一世纪新的科学文明时代的新的政治制度，即“选择性民主主义”

1979 年 3 月：世界最初创立“根细胞克隆公司”

1999 年 6 月：被邀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为不孕夫妇的生命科学研讨会”进行演讲

2000 年 4 月：提倡“在联合国废除基督教历运动”

2001 年 3 月：在美国下院邀请听证会上以“生命工程学的未来”为主题进行演讲（世界媒体报道）

2001 年 12 月：以刚果共和国国宾资格受到邀请，访问布拉柴维尔并与刚果总统单独会谈

2004 年 12 月：在意大利罗马组织“世界无神论者游行”

2006 年 5 月：创立针对非洲女性的“废除阴核切除恶习运动”的 CLITORAID，目前 CLITORAID 阴核复原医院已在运营中

给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等提供政策咨询

1975 年以后，接受世界著名电视台、新闻社等的舆论采访。还受邀访问美洲、欧洲、日本、韩国和非洲等，进行有关新宇宙论、未来科学文明、无限、和谐等的演讲

--- 历史的齿轮 ---

历史的齿轮告诉我们，在文明的进步阶段，当新的文明出现时，会随之出现符合其文明的新文化。所以，出现符合二十一世纪崭新的尖端科技文明的新政治文化-新政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这个世纪，人类在目睹西方的平均民主主义正走向灭亡。

---21 岁的青年当然穿不了 10 岁小孩子的旧衣服---

—

本人创意的《天才政治》是与二十一世纪新的融合科学技术-基因工学相接轨的，以新科学思想为基础的文化。

未来的选举形态将是基因工程学和电子工程学相融合的选举文化，现在的选举制度行将消失。所有的选举将在虚拟空间里进行。

目前正在实现的融合科学技术可以应用在人类的所有生活，可以正确检索每个人的智能级别、知识水准，将以生产记忆物质来代替现在的注入式情报传递教育制度等。

在中国的上古历史时代有许多人活了数百年或数千年表示当时的生命科学比现在还要发达。

尤其黄帝、尧、舜曾经是真正的天才。他们是利用科学技术的伟大的天帝们。中国正是拥有这样历史的天帝们的后裔。

目前由于像中国这样拥有广阔领土和众多人口的国家政府和人民正在促进科学立国，因此，本人认为由本人所创意的《天才政治》正适合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

若贵国邀请本人，我将详细说明这一政治制度。

与我联络可利用以下地址或利用电子邮件：

地址：P. O. Box 225, CH-1211 Geneva 8, Switzerland

电子邮件：ufoet2035@gmail.com

宏观生物学倡议者
选择性民主主义倡议者
宇宙科学家
雷尔

前 言

本书的作者克洛德·佛里伦·雷尔（RAEL）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出生在法国的维希（Vichy）。他既是赛车手又是赛车专门杂志的发行人。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在位于法国中部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的一个死火山口，意外遇见了乘飞碟来的外星人“耶洛因（Elohim）”。经过一连六天的会见，外星人耶洛因口述给雷尔传达给全人类的最后一道讯息。为了向全世界传播这道讯息，雷尔于一九七五年在瑞士日内瓦创立了国际雷尔利安运动（INTERNATIONAL RAELIANMOVEMENT）。

从此之后，作者巡访世界各地，通过演讲以及报刊、广播、电视采访，全身心地投入于讯息传播的事业中。

收录外星人耶洛因所传达的讯息之书，共分七册出版，分别如下：

《揭示真相之书》、《永恒行星之旅》、《迎接外星人》、《天才政治》、《感官冥想》、《克隆技术与未来世界》和《觉醒之路》

前面两本书以《来自外星人的讯息》的书名出版。本书《天才政治》是汉语翻译本。

2010年6月1日
中国雷尔利安运动

一个有足够数量的被组织起来的大智慧者的集团将
无敌于天下。

——泰拉尔·德·夏尔丹 (Teilhard de Chardin)

目 录

前 言	7
序 一	13
序 二	15
引 言	17
第一章 天才政治的原则	19
政府形态简史	20
如何让天才们掌权	23
原初民主：庸人政治	24
天才政治：选择性民主	26
天才政治与法西斯主义	27
天才政治、精英政治和贵族政治	29
建立天才政治	34
天才政治的基本目标	38
世界天才政府的创立	39
天才政治与联合共治	43
世界天才政府的人员组成	46
地区性世界天才政治	47

第二章 将地球转变为幸福与自我实现的世界之提案 . . .	52
敬告读者	53
致工作非己所爱的劳动者	54
日益缩小的工资差距导向无须金钱的社会	61
分配式经济	63
工作与卖淫	65
未来的劳动者：电子机器人或生物机器人	67
消除金钱：真实价值的回归	73
最危险的教派：军队	76
如何让军队闭口	81
基因身份证的建立	83
教育	85
发展中国家里女性与人民的地位	87
人口学	90
司法	92
青少年殉难者	94
创建自我发展中心	96
依靠科学，回归自然	98
创立一种世界语言	100
科学知识的普及	102

自由以及对自由的尊重	105
公众舆论正常化：一个巨大的危险	109
黄金时代	111
非常重要的提醒	113
第三章 创建一个天才政治的世界政府	114
向地球天才们的呼吁	115
世界天才政府的成立规划	120
世界天才政府筹措资金的方法	122
帮助发起首次世界天才政治运动	123
最后一分钟：在日内瓦成立第一届天才政治 世界政府	124
参考文献	125
后记	126
补充说明	127
作者的其它作品	128

序 一

马赛尔·特鲁西 (Marcel Terrusse) 化学工程师

当我阅读这本书时，兴奋得情不自禁地颤抖……

我们所有人都在担忧人类的未来，但是《天才政治》这本书减少了我们的疑虑，让我们了解到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确有解决之道。它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星球上的管理组织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相当水平承担职责的人士，而非传统的政治家，这实在太重要了。

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极大地致力于科技社会的发展，然而，我们却仍旧承袭着过去的习惯，我们的社会及政治结构正变得越来越落伍。

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星球就是一个地球村，所有人类的命运皆彼此牵连。我们的生存不仅仅取决于这样的意识状态，也依赖于个人对发展宽容与爱方面的努力，从而有效地抑制攻击性和平息激烈的情绪。

为了避免因我们固有的好斗倾向而带来的危机，理智必须从中接管。

对科学进行评判毫无意义可言，因为知识人皆渴求。对知识在应用方面的诠释大都来自人类的政治决策或私人利益，它导致了民众要么拥抱发明所带来的益处，要么由于害怕可能有害而拒绝它们。

这不仅是政治与社会抉择的问题，同时它也与宽容和利他主义息息相关。若我们能意识到自己的盲目和对现实主义理念的缺乏，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社会。洞察力、勇气、

务实精神和智慧将使人类进入天才治理的黄金时代。

本书所提出的选择性民主主义的建议，以及建立由天才来管理的社会的规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热切地支持这些理念。实际上，作者对这些理念如此清楚而简单的论述令我感到惊讶不已。从观察我们当前愚蠢的治理方式开始，作者最终提出一种彻底改变我们习惯与社会的变革。

本书源自一位智慧超群者的沉思默想，是运用最明晰的洞察进行综合分析后的卓越之作。它以对人类深刻的爱和对真正利益的关切为指引，而非那些将自己隔绝在保险箱的四壁中靠自我保护为生的少数人的物质利益。

仅仅由于被操纵和困惑的人民无法做出清醒的选择，才让当今的掌权者得以行使权力，这难道可以被接受吗？

本书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快，但是与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相比，他们的私利又算得了什么呢？

针对本书的提议而做出具体行动，需要我们所有人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然而，一旦身体力行，我们便会感到莫大的喜悦！我们将在一个只立基于惟一真正价值的社会里，充满信心地过着安宁的生活，这个惟一的真正价值即：个人及其智慧所附带的特质与才能。

我们是自身命运的主人，现在取决于我们自己，是进入一个由理智治理下的黄金时代，还是继续萎靡不振，并害怕改变而断送了人类数千年来的发展进步。

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责任，要不要去理解并付诸行动，选择权在于我们。雷尔撰写的这本《天才政治》为我们指明了如何去做的办法。这是一本爱、天才与希望之书。

序 二

米歇尔·戴迪尔 (Michel Deydier) 心理学家

在一切特质中，智慧具备了最纯粹和最有效的能量。

人通过大脑及其智力活动来管理自己的内心。当他决定加入一个群体时，为防止挫败，他的内心需要进行极大的拓展和改进它的管理方式。

智者总是能认知这样的心理学基础知识——任何否认社会学中相关的精神生物性，或者否认人类与动物在大脑构造上的不同，都是荒唐之举。我们必须认识到，意识和反应中存在着层级水平。

令人鼓舞的是，自几年前开始出现有关生物结构的知识后，那些不合理和无意义的观点便从神经心理学实验室逐渐消失了。机不可失，科学知识并不是一本神秘的食谱，至少以后不该再被如是看待。

在本书中，雷尔深刻地分析并整合了我们文明的理念。

作者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与个人心理满足相关的议题，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准性描述了与精神生物性需求相匹配的原则和社会行动计划。在专家看来，创建觉醒中心是个饶有兴趣的提议，在这里，通过激活创造力、释放紧张情绪和消除精神障碍的技巧，每个人都能得到精神满足，还可以使儿童体验到我们已错失了的内在潜能以及个人品味的合理发展。

然而，我们所能期望的还不只如此。通过对孩子、青少年和成年人进行心理测试，我们能够发现那些消极的心

理倾向，包括抑郁、自残、暴力倾向、犯罪和虐待等。在我们能够彻底治疗这些心理疾病之前，广泛而细致的心理测试可以预防犯罪，从而消除大多数的攻击和暴力行为。

我无意在此赘述本书中的宝藏。我们所有人都具备自我思考的能力。那些认同的人将会明白本书中世界天才政治运动的人道主义目的——它包含科学、天才和爱。

引言

本书是写给每一位真正希望 1939-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最后一次的大战，以及广岛所投下的原子弹是最后一次被用于杀害无辜人民的人。同时，也是写给那些无法再忍受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发明被政治和军事势力剥夺而用于杀戮的科学家、天才和发明家；还有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天才或发明家，但是依然相信，那些最有能力将这个因长久以来面临着完全毁灭险境而日渐衰败的世界从恶臭困境中解脱出来的人，是那些最具想象力和能力来建立符合我们当下文明的崭新模式和世界结构的人——换言之，就是指那些科学家、天才和发明家的人们。

治理即是预见。目前那些统治我们的人丝毫没有远见，因此，他们没有治理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这些执政者都是些无能之徒呢？

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民主选举而获得职位的。纯粹的民主无法将投票者的智慧水平纳入考虑，这意味着一个爱因斯坦的意见并不比一个低能者更受重视。而由于低能者的数量远比天才要多，于是，我们就处在了低能者的独裁统治之下。只需环顾四周，我们便可察觉到生活在这种独裁统治下的后果。

原初民主无法避免走向“庸人政治 (Mediocracy)”，因为具有平庸智慧的人从定义上而言就是指大多数人。（“Mediocre”一词源自拉丁文“medius”，意为“中等的 (middle)”）

从另一方面讲，天才政治就是使用选择性民主，让那

些智能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掌权，而不是像我们目前所做的那样，仅仅指派那些在著名高等学府中受过教育的人。不论是在受教育者还是在工人或农民当中，发现天才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这些天才，应该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掌握住人类的命运。

希望让智能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来治理这个世界，这难道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一直以来，总有末日预言家们在预告世界末日，但是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能造成民众恐慌的科学依据。然而，“千禧年的预言家”如今是那些著名的科学家、无神论哲学家，乃至国家元首们，因为有史以来，人类首次拥有了能够毁灭自己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手段，用一场声势浩大的核灾难便可以自我毁灭。

这种可能性自人类存在于地球成千上万年以来未曾有过，而我们拥有了这份荣幸——是的，我说的荣幸是指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荣幸。我们有幸能够对人类的未来负责，要么灭绝我们的物种，要么进入黄金时代——一个基于爱、友爱与自我实现的崭新文明。

即将阅读本书以下内容的你，是对这一最后选择负有责任的人之一，你将对所有尚未出世或者无法出世的子孙后代作出交待。不要作为一个袖手旁观者来阅读这本书，而要做一个参与者，因为它和你息息相关。存亡攸关，不是生，就是死！

——雷尔

第一章

天才政治的原则

政府形态简史

“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

——拉瓦锡 (Lavoisier, 法国化学家) 受审时之宣告

“没有知识，人都愚蠢蒙昧。”

《圣经》——耶利米书第十章

人类自古以来是怎么管理自身的呢？

最初，最强壮的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

由于他们的身体力量，他们积累了各样的财物。

接着他们的孩子继承了这些财富，所以由强壮者统治转变为富人统治。

在这些财富拥有者的统治过程中，他们很注重从其最具智慧之人的发现中接获知识。

然后他们确保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到这些知识，从而建立起一个知识拥有者的政府。

这些知识拥有者自视禀赋优越，从而剥削、压迫并虐待他们的人民。

人民最终推翻了这种知识拥有者政权，而以民主的方式选出知识拥有者们来管理他们。

这意味着：知识掌握政权。

但“知识”并不能与“智慧”划上等号，这就是问题所在。

知识仅仅是任何一台旧电脑都能轻易做到的记忆行为，仅此而已。知识本身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知识拥有者利用善意的天才们的发明，来达成他们凶残的目的，确保他们所握有的权力。

这个由知识拥有者们所组成的政府，接着建立了高等学府，教导如何利用和剥削他人的发明来进行管理和统治。

我们必须让天才领导取代知识领导。我们的任何高等学术机构均无法造就出天才，仅能造就出记忆能力优越的人。常识和智慧与一个人是否上过学毫无关系。

在每个世代总是有发明家受到掌权者的利用，滥用其发明使人类陷入危险境地。这些被出卖和剥削的发明家，每当看到他们的发明被用来杀害无辜人们时，都感到悲痛万分。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是时候让那些使人类进步且一直进步的人掌权了。这些人既不是肌肉发达的野蛮人，也不是囤积财富之人、知识拥有者、政客和军人，上述这些人都曾经做过统治者，并且在其统治世界的期间展示了他们的能力。只有天才们从未有过机会展示他们作为统治者的能力！

如果爱因斯坦知道他的发明会被如何使用的话，那他永远不会允许这么做。但是当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那些有组织的军队野蛮人已经驾驶着他们的飞行堡垒直奔广岛了。

天才们必须联合起来，确保只有他们能控制他们发明的用途。他们必须抵抗来自政治和军队的压力，并坚决维护他们的独立性和对非暴力的渴望。

人类早就应该从其最为重要的资产——“天才”中受益了。

政府形态的演变形式

政府形态	治理依据	特点
野蛮人	蛮力	强而有力的肌肉
财富拥有者	继承了野蛮人积累的财富，使他们能雇用壮士而博得尊重	财富
财富拥有者	不断雇用壮士，谨慎地保护知识不外流	财富
知识拥有者	在压迫人民的财富拥有者被推翻之后，由人民选举而生	知识，外加能让他们控制舆论的财富
军队	使用知识实行有组织的暴力	使用武器，外加对年轻人洗脑（训练他们要服从任何命令）
天才	智慧	常识、想象力、整合能力，简而言之：即天才

如何让天才们掌权

“有智慧的人必发光，好像穹苍的光体；那些使人归义的必发光，如同星星，直到永永远远。”

——《圣经》但以理书 12:3

人类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它的每一个细胞对应着一个人。一些细胞作为某个器官的一部分，服务于整个身体的运动或消化食物等等，而有些细胞则作为负责作出决策的部位的一部分——选择身体将要行走的方向，摄取什么样的食物等等，这个部位就是大脑。大脑细胞是最胜任做这些工作的，这便是它们位于这个器官的缘由——而非由于其他细胞在经过选举后将它们放在那里。

不幸的是，人类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本设计在脚部的细胞却发现自己处于大脑的位置，这解释了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大脑细胞并非比脚部细胞更加优越。相反地，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没有脚，大脑便不能行走，因此无法生存；而没有大脑，脚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行走，因此它同样也无法生存。

因此，当务之急是让那些比其他人更具有思考、反省和想象能力的人来引领社会——正如人的身体使用大脑细胞那样。

让天才们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天才政治”的要义所在。

原初民主：庸人政治

“真理不会因为无人所知就变成谬误。”

——甘地 Gandhi，印度政治领袖

我们现在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庸人政治，因为智力平平的人要远远多得多。因此，在选举中盛行的是平庸之人的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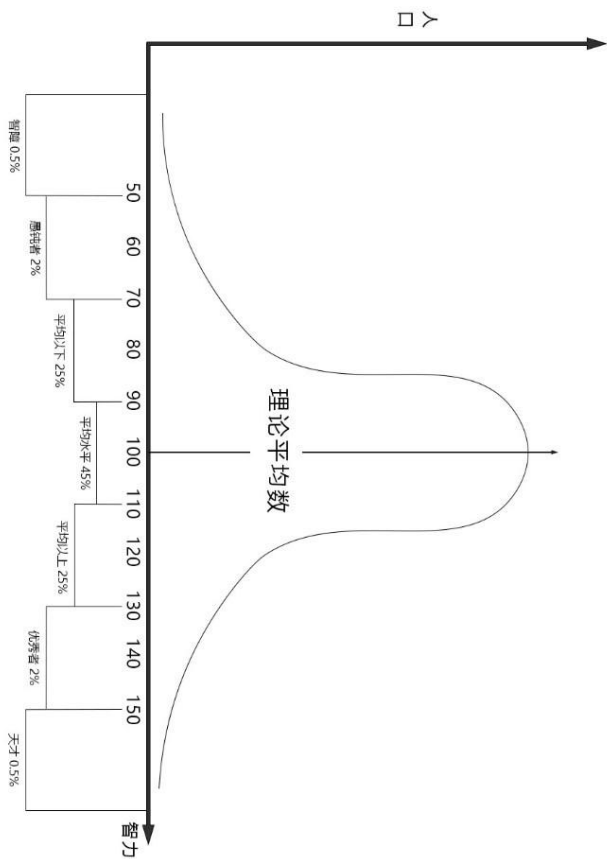
经过精确而复杂的测试，可以看到人的智力以钟形曲线分布。天资卓越的天才仅占总人口的 0.5%，而他们的选票效力被同样占总人口 0.5%的智障所抵消了。

略有天赋的优秀者比例仅占 2%，他们的选票效力也被占人口 2%的愚钝者所抵消。

高于平均智能水平 10%~30%——即“平均以上”——的人占比 25%，他们的选票效力同样被低于平均智能水平 10%~30%的人所抵消，这些人同样占比 25%。

这就造成了由最后剩余的 45%的人进行投票，他们只有平庸(Mediocre，源自拉丁语 Medios，即平庸)的智力。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庸人政治的原因。

钟形曲线图（一）（又名高斯曲线、正态分布曲线）



天才政治：选择性民主

“从不承认自身有错的人，爱自己更甚于真理！”
——儒贝尔 (J. Joubert, 法国道德家、散文家)

天才政治的基本理念包含了使用精细的科学方法测量所有人的先天智力（它和一个人获得了多少文凭毫无关系）。根据测量结果，只有先天智力高于平均水平 10% 以上的人才拥有投票权，而只有高于平均水平 50% 以上的人（也就是天才）才有资格执政。

希望由最聪慧的人来统治，难道不是再自然不过的愿望吗？

但重要的是，智慧测验绝不能偏向高等学术机构，或拥有许多证书的人，还必须公平公正地应用于劳工、农民和工程师。如此，才能不分性别、种族和阶层，从所有人中筛选出天才。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民主，也就是“选择性”民主。

正如天才钟形曲线所示，选择性民主确保了“天才”、“优秀者”和“平均以上”的选票不至于被“蠢材”、“低能者”和“平均以下”所抵消。因此选举时，所有人中仅有 27.5% 的人拥有投票权。

必须强调的是，作为天才并不意味着有权自动成为政府成员，而只是获得了成为候选人的资格。拥有较高智慧的人们将从这个天才池中选出他们认为最有能力组成政府的人。

因此，天才政治是一种民主的政府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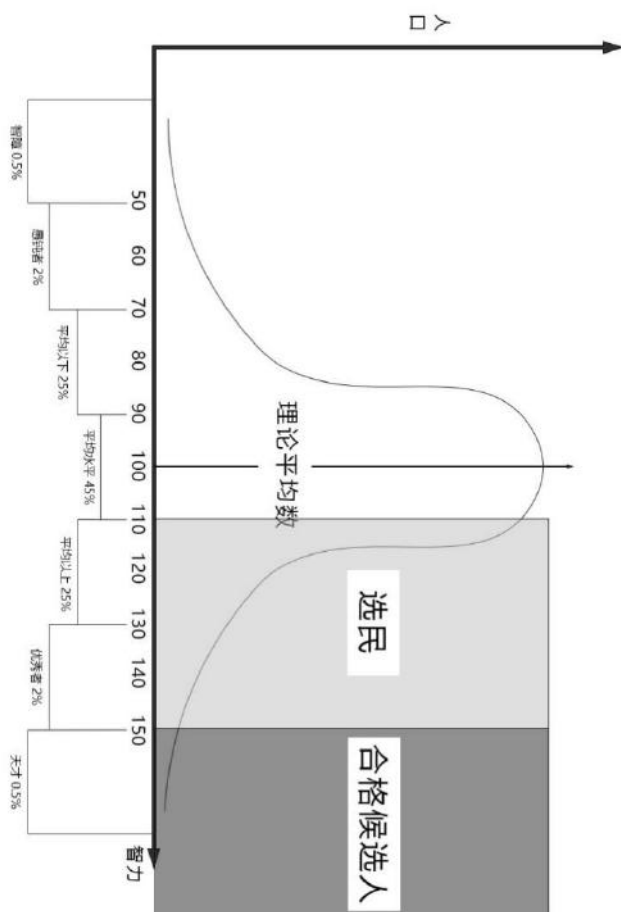
天才政治与法西斯主义

许多人谈论法西斯主义，但鲜有人真正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查一下字典。法西斯主义：一党专政。

天才政治当然不能被认为是法西斯制度，因为来自左右两派，持有各种各样观点的天才们都可以成为政府成员，并代表所有不同类型的政党。相反地，法西斯政府则是由隶属某个单一党派，并维护其利益的成员所组成，且该党派禁止其他党派的存在。

天才政治是一个政府体制，而非一个政治党派。它接纳其既有体制下的所有政治观点。

钟形曲线图（二）



天才政治、精英政治和贵族政治

“人在世上畏惧理智甚于一切；人对理智的恐惧，甚于毁灭，
甚至甚于死亡。”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

在当今世界里，将智慧视为可耻的疾病几乎成了时尚。面对过去存在过的、有些至今仍未铲除的极端不公不义，人类试着去建立一个更具平等主义的社会乃天经地义。我们愿望确保所有人受益于平等的机会，并达成完全的自我实现，虽然我们确实应对我们的这一愿望抱以掌声，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在全面且绝对平等的借口之下，天才的意见和智障的意见被等量齐观。然而，这正是我们当前原初民主政治的所作所为。

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机会能够自我实现至关重要，但若不考虑智慧水平，在制定重大决策时将所有人的意见等量齐观则是荒谬之举。

人们从出生开始应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但是能力却生来不同。既然每个人生来不同，又为何总是要试着让每个人都一样呢？环境对个人的发展当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平等的培育之下，天才依旧是天才，而天生愚钝的人仍然愚钝。

所有孩子们都必须拥有在最适于培养其个人天赋的环境下成长的平等机会，而他们的教育也必须调整，从而

让天才和天资优秀者能脱颖而出。但在这过程中，绝对不能排除对罕见瑰宝——“天才”的鉴识。

妄图统治世界并摧毁整个星球，这种令人恐惧的疯狂天才形象经常被人们拿来诋毁天才。人们却因此忽略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恰恰想要那么做。政府想主宰这个世界，并积聚足以摧毁这颗星球的武器，这千真万确，因为这些政府本身并非由天才所组成。

要注意的是，天才政治并非个人的独裁专政，而是建立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成百上千的天才们所组成的世界政府。我们每日的生活皆受惠于天才们的想象力、思索和劳作的丰硕果实。多亏了那些智慧超出常人的优秀头脑，让我们得以从早到晚使用他们发明的种种物品。从灯泡到电视，从自行车到汽车，从冷水龙头到洗衣机，从打字机到磁带录音机，从钢琴到高保真音响；所有这些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舒适、更方便的物品，都归功于那些使用自身的聪明才智找到新办法去解决问题的人。

任何一个愚钝的人即便无法理解它们的运作原理，也通常会使用一件或几件这些物品，他们也能因此而获得生活上的改善。

所有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天才政治旨在将宗旨层面的真理转换到政府层面，让天赋异秉人士惠及资质愚钝者，这就是天才政治。

如果让所有人以民主方式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应该使用某项发明，那么几乎一切都会遭受拒绝，而我们则仍旧坐着马车穿梭在巴黎的街道。汽车、飞机和铁路，它们在发明之时都饱受批判，如果它们被诉诸公众投票的话，那么这些发明肯定都会被禁止。唯独那些因其想象力而使

得他们相比他人更能洞悉未来的天才们，才能够意识到这些发明的巨大可能性。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当代的计算机、原子和基因研究。

我们怎么能切实地期待那些无力想象未来世界的人们能做好为未来而准备的决策呢？

管理就是预见未来。因此，我们必须将那些有能力洞悉，并理解其行为后果的人安置于执政职位，即使大多数人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采取某些预防性措施。

如果你的手出现坏疽感染，你将不得不进行截肢，以免其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从而最终导致死亡。另一只手或脚却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只有大脑有能力洞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因而做出这样的指令：在为时过晚以前，摆脱这个受感染的部位。

今天我们喜欢“平庸(mediocrity)”甚于“优质(quality)”，而其他像“精英政治”、“贵族政治”“贵族”已成为了禁忌性的字眼，不过这是因为如今它们的含义已与其原意大相径庭的缘故。

了解一下这些字词的真正含义会有所帮助。让我们再一次查阅字典，“精英(elite)”：最杰出或最卓越的人。

天才政治旨在将最具智慧的人——“天才们”置于执政职位，因为这些天才拥有最佳的想象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天才政治体制就是精英体制。

看到那些大谈精英主义令人憎恶的人突然忘记了它们的原则，想尽办法将自己生病的孩子送往“最优秀”的医师和“最优秀”的外科医生那里，这真是令人惊讶。当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精英(elite)”这个词长久以来被用于描述一个拥

有财富特权的社会阶级，因为其所拥有的财富使他们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知识。但我们并不会对这类精英感兴趣，而是对具有智慧而非金钱或知识的、且能确保天才政府的精英们感兴趣。

同理也适用于“贵族政治（aristocracy）”一词。

让我们再查阅一下字典吧！“aristocracy（贵族政治）”：源自希腊语，“aristos”意为“卓越”，“kratos”意为“力量”，指由贵族来运作的政府。

所以贵族政治意指拥有杰出能力者的政权。

让我们再翻阅一下字典。“excellent（卓越）”：在其同类中完美的佼佼者。

天才政治旨在让那些拥有卓越（优秀、完美）智慧的人们掌权。因此，我们也能说天才政治体制就是贵族政治体制，但必须再次重申，不是财富或知识的贵族政治，而是智慧上的贵族政治。

字典里还提到，贵族政治是“由贵族阶级（the noble class）运作的政府”。让我们再看一下“贵族（noble）”这个词的定义，noble：源自拉丁语“nobilis”，意指杰出显赫且拥有辉煌功绩之人。

天才政治旨在让智慧超群的人掌权。因此，我们可以说天才政治是贵族政治的真正形式，因为它寻求将全然的贵族置于统治地位，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谈的贵族是智慧上的贵族，而非金钱财富或由种种头衔所定义的贵族。

最后，还有一个词值得探究其原义，即“君主政治（monarchy）”：一个由选举或世袭产生的国家领袖所管理的政权，政治权力归该领袖所有。

因此，我们所熟悉的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制实际

上皆为君主政体，因为即便是核战争或特赦权等等最重大的决策，都取决于一个人。相对地，天才政治将确保不会有任何决策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由天才院来共同制定。

精英政治、贵族政治、贵族和君主政治，回溯这些词汇的原义非常重要。

建立天才政治

“只要哲学家不是君主或者君主不是哲学家，人类的问题就会永无止境。”

——苏格拉底 (Socrates,
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建立天才政治体制的第一步，就是确定人群中哪些人拥有投票权（选举人），哪些人拥有参选资格（合格候选人）。前者是其先天智慧水平超出平均水平 10%以上的人，而后者则是那些超过平均水平的 50%以上的人。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挑选出能够让我们评定每一个人的智慧水平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让专家——心理学家、神经学家、人种学家等等，去完善现有的测验，或者是从中挑选出合适的部分，从而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

这些测验的设计绝对不能偏向于任何社会阶层。无论识不识字，受过教育与否，工人还是工程师，农民或是学者，每一个人都必须享有平等的机会。再强调一遍，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测出一个人的基础智慧，不是教育或者文化。换句话说，目标是实用经典常识，而不是个人经年累月的知识积累。我们希望测量出的是实用型的智慧。

在更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对智慧做出定义。根据维奥 (G·Viaud) 的说法：

“智慧之举的特点是，理解特定情况下已知元素之间的联系，并发明创造必要的方法来利用这些元素去解决问题。

题，从而达成目标。”

这是与我们所关心的智慧类型最为契合的定义之一，也是大多数心理学家所提议的：智慧就是针对特定的情境，以与之相关的方式来运用已知信息的能力。

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测验所使用的信息要让所有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都能理解。这样一来，通过这些测验，我们就能测量每个人的智慧，并根据智慧潜能（intellectual potential）来评定每一个人的智慧，而非根据智商（intellectual quotient）。这项测定必须也不能将年龄纳入范畴。无论年龄如何，我们唯一感兴趣的只有智慧。

如今，我们会把票投给一个白痴——只是因为他年满 18 周岁，而一位 16 岁的天才却被排除在外，只因为他（她）未满足法定选举年龄，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当今的原初民主制度是多么不合时宜的铁证。

一旦全球人口的智慧水平被测定出来，就很容易计算出平均值，然后只将投票权赋予那些智慧水平高于平均值 10% 的人，并且只有高于平均值 50% 的人（即天才）拥有参选资格。这样一来，有投票权的人就能从众多合格的候选人——“天才们”当中，以真正最为民主的方式选出他们的政府。

给各位一个比例的概念，以法国为例：1977 年，法国有 3000 万选民，比如说，我们只允许那些智慧水平高于平均值 10% 的人有投票权，其人数占 3000 万人口的 27.5%，也就是 825 万人，让这些人从仅占总人口 0.5% 的天才们（即智慧水平高于平均值 50% 的人）当中选出他们的政府，尽管如此，其人数仍有 15 万人。

难道现在不正是重视这些天才意见的时候吗？

如果我们以全球人口来考虑的话，会有 6.6 亿投票人和 2000 万合格的政府候选人：只要我们让他们执政，这 2000 万天才就能够拯救 40 亿人。

这项测定需要每七年针对全体人口执行一次，以便个人发展因素也纳入衡量范畴。有些天才会因为人格问题而无法脱颖而出，唯有当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之后，才能展现自己的才华。

每一次测验循环，平均智慧水平必然会有所改变，最有可能的是，由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发现不断解放人类，以及人们自我实现的程度越来越高，每次测量的平均水平会逐渐升高。所以，现在测定的天才，如果将来被平均智慧水平赶上，就可能会变成普通选举人。

青少年一旦成长到足够成熟，就可以接受测验，之后就和其他人一起每七年进行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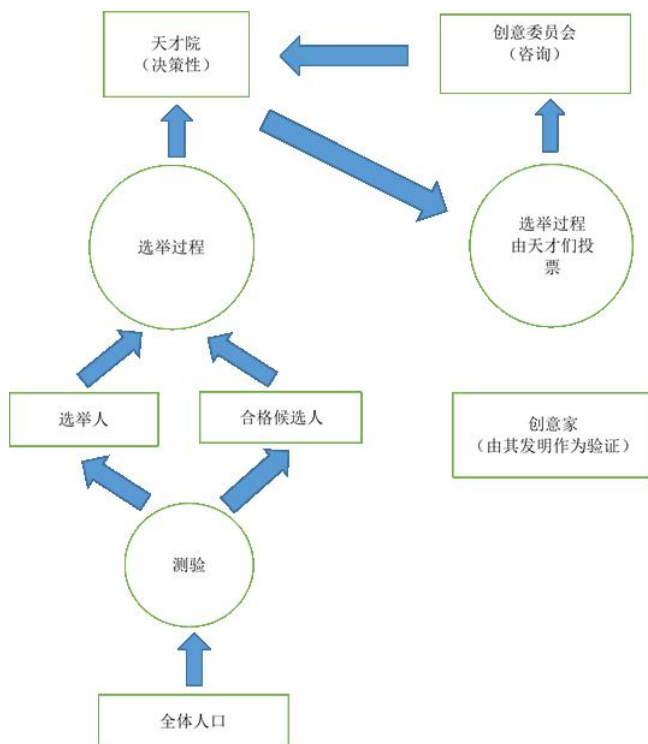
有些人在 18 岁的时候，因为个人智慧水平尚未超过平均值的 10%而没能成为选举人，但是在解决了自身的某些心理障碍之后，很有可能在七年之后成为其中一员。

同理，有些人在他们 74 岁的时候能够成为选举人，但是在 7 年之后的 81 岁时，如果他们的心智官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就有可能失去这项权利。

如今我们看到许多年迈的选举人必须由别人搀扶着去投票站投票，这不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吗？这又是当前的原初民主制度是多么不合时宜的另一个铁证！

同理，这也适用于合格候选人：有些人可能由于衰老或者意外事故，导致其智慧水平无法达到“高于平均值 50% 以上”，则会失去参选资格。

进入地区天才院之路



天才政治的基本目标

由从最具智慧的天才池中选拔出来的代表们而成立世界政府，藉此将地球变成一个不分种族、宗教、文化和智慧程度的、人人皆能获得幸福和自我实现的世界。

- 善用一切方法来达成此目标。
- 消除个人和群体的暴力。
- 以人人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取代人人有劳动的权利。
- 拯救人类免于自我毁灭，该风险主要由于人类自己选举出来的领导者们缺乏智慧。

这些就是天才政治的五个基本目标，现在我们将逐一进行探讨。

世界天才政府的创立

执政即要有先见之明。那些当政者一直以来无力洞悉未来，因此没有执政的能力。

因此，建立一个由那些有能力洞悉未来的人们——“天才们”所组成的世界政府则是当务之急。

回顾历史，我们能看到历代君主利用天才来巩固自己及其后代的王位。伟大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甚至音乐家，皆受雇于王室以颂扬其君主，他们是“御用”艺术家。顺带一提，相比之下，这有点类似于东方国家目前的情形，但事实上却随处可见，只是如今这不再只限于艺术家，而是已经扩展到科学家了。科学家能使一个国家达成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霸权。

举例来说，如果科学家们想纯粹地做研究，那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进入国家机构，或在一家纯商业性质的企业里从事例行性的常规工作，受人摆布。

显而易见，在国家机构中，他们没办法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研究。相反地，他们必须遵循那些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各项计划，而这些计划的动机几乎都来自于政治与军事的利益，以便能立即从中获益。

这就造成自相矛盾的情况：天才必须遵照平庸之士的指令行事！

而天才政治所寻求的是，让天才们自己决定他们希望努力的方向，并让他们能够运用各项资源以达成目标。

是谁成就了划时代的新纪元？是天才们。我们都曾听

说过居里夫妇（Pierre 、Marie Curie）和爱因斯坦（Einstein），却没有人会去记得那些愚蠢的统治者，然而天才们还得忍受着他们的错误决策。能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是天才还是统治者，结论显而易见。

政治家们为了获得利益而许下种种承诺，而天才们则为了改善每个人的生活而努力。谁才配得上施行治理呢？

让智慧高于平均水准的人们来治理这个世界，这难道不是最起码的要求吗？

我不晓得我的智慧是否高于平均水平，但我确实知道，我希望由智慧肯定高于自己的人们来管理我。

目前，我们知道我们政府的领导们的成长环境比我们更为优越，经常出入知名学府，拥有大量财富以及众多人脉资源。然而这些并非我们选择他们作为领导者的正确标准！博学多闻和知识积累在便携式电脑和信息技术时代中毫无用武之地。

未来的人类不需要记住许多知识，但必须善于感受、分析、综合，并能迅速地从计算机化的信息中选择必要的信息以理解事物，从而摆脱人类强制记忆的束缚。

事实上，多亏了科学，特别是信息技术，将使新一代人类得以重返孩童般的纯真，他们只需要知道一些大原则，剩下的就是畅快地发展自我，然后当需要某些知识的时候，随时可从那些无处不在、为服务人类而设计的知识储存设备中获取。

无需将详细资讯通通塞进大脑里而造成头脑的混乱，未来人类将随时能从唾手可得的无数设备中获得这些资讯。这使得人类在决策时，只需要了解全景蓝图即可。

为纯正的智慧开辟出一条道路吧！

既然政府不愿意给予天才们应有的权力，那就取决于天才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来为自己来争取！怎么做呢？就是在一个中立国家创建一个世界天才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将由那些拒绝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落入军方和政治家手中的科学家们所组成。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规划并打造一个研究中心，而最初的经费将由那些盼望建立天才政治的人们提供资助。如果这些相关人士同意的话，该研究中心的产品以及和平的发明，可以进行商业化来维持研究中心的运营。

实际上，世界天才政府可以在最初的五年独享他们的发明成果，只向独立观察团对外展示。如此便可向世界证明：一旦由天才们执政，将能够如何避免当今“庸人”政府所做出的种种错误决策。这也能避免让庸人政府窃取天才政府的理念，并抢占所有的荣誉。通过这种方式曝光当下的庸人政府所犯下的错误，将使其声名狼藉，从而鼓励该国人民在下一轮选举时选择天才政党的代表。

这样一来，通过这样的行动，世界天才政府将促成世界各国发起实现天才政治的改革运动。目的不是强迫施行天才政治，而是向全人类阐明用天才政治选择性民主取代原初民主制度的必要性，从而以民主方式实现天才政治。

显然地，当一个国家民主选举了支持天才政治的政党时，世界天才政府将自动管理这个国家。一旦有越来越多国家选择了天才政治，那这些天才政党将依次填满世界天才政府的空缺席位，直到全世界至少一半的人类都选择天才政治。届时，其他人将不得不采纳这一民主决策，最终这颗星球上的人类将团结一心。

所有为这一人类团结而做出贡献的人都将永远受到

全人类的感激。

这意味着阅读本文的你有机会成为智慧与友爱的先驱。你可以决定不再满足于只当个人类历史上的观众，而要成为地球这巨大舞台上的演员。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即使是观众，也都是演员，无论他们喜不喜欢。即便我们只满足于当个观众，我们仍然是演员——只不过是并未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演员。我们的觉醒必须从现在开始。

天才政治与联合共治

一说起“天才”这个词，总会有人提到“企图独裁世界的疯子天才”的刻板形象，仿佛智慧是一种危险的疾病似的。然而在天才政治的体系之下，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该体系确保了世界不会由单个人所统治。恰恰相反，天才政治是一个由汇集了数百位天才的天才院所组成的政府。

这样一个联合共治的制度确保了没有任何决策是由单个人所决定的。在这方面，它不像现今的政体，现今的政体由总统一手独揽大权——这点尤为不幸，总统对诸如赦免或发动核战争拥有着唯一决策权。在当今的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里，就凭一个还未必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大脑，就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做出关乎成百上千万名无辜平民的性命，甚至导致人类彻底自我毁灭的决定。这是原初民主制度所固有的愚蠢本性的又一证据！

我们目前的总统政权，这一原初民主的结果，正变得与其本要取而代之的旧皇权惊人地相似。我们几乎可以说，总统有权在不需要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能决定某个死刑犯的命运，抑或引发一场核战争，仅仅因为“这是他的特权和乐趣”。就如同旧时的君主那样！

然而在一个联合共治的制度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虽然世界政府的天才院中必定会有一位主席，但这个人将无法独自做出任何决定，他/她最多将主持天才院

会议和宣布投票结果。这个主席职位将主要为敬称，因为主席会代表天才院出席一些官方仪式，如开幕式等。

请谨记，天才院将包含来自持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成员们的大量意见。为此，如果他们希望的话，让成员们在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之后再进行成员投票是很不错的方式。然而，不是要大声地宣讲这些观点，并试图通过对虚假价值的语言扭曲来相互影响——就像在许多国会会议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而是成员们将以书面形式表达他们的观点。这样一来，每一位成员便能够对内容进行判断，而非表象。

事实上，匿名方式的书面意见将确保每一位天才能依据他/她自己的观点对事情做出判断。因此，天才院的成员们可以完全地专注于决策的价值，而非受到发表意见者或是任何左翼或右翼阵营的影响。

投票本身可以通过键盘以电子的方式进行操作，从而保证完全的机密性，以及避免因举手投票所出现的“跟举”现象。天才院的成员们甚至可以决定坐进独立的隔间，这样投票便不会受到邻座反应的影响。

显然，所有这些措施都将由天才们自己来研究，他们也必将找到其他更多的方法来改善这一体系。

另外一点，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天才并非仅在科学家中才能发现。大多数人都把“天才”这个词与“疯狂科学家”的刻板形象相混淆了，也有许多天才能在哲学家、画家、诗人、音乐家和农民的行列中找到。因此，世界天才政府的天才院中将不仅仅有科学家，还有哲学家、画家、诗人、音乐家和农民。

弥合科学、艺术和意识之间的鸿沟，这就是天才政治

的意义所在。

当今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由于意识的停滞不前而导致科技的惊人进步被蓄意滥用。虽然对科学的基本理解已经渗透到了普通人群之中，然而先进的意识仍然只是少数哲学家的成就。正因如此，我们是在以昨日的意识来使用明日的科技。天才政治将努力提升人们的意识，至少使其与科学发展并驾齐驱。

事实上，戈登·拉特雷·泰勒(Gordon Rattray Taylor)在他的伟大著作《生物学革命 (The Biological Revolution)》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审视了未来的一切之后，他总结道：“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阅读富有智慧的书籍。”（注③）

注③：《生物学定时炸弹 (The Biological Time Bomb)》，作者：戈登·拉特雷·泰勒 (Gordon Rattray Taylor)，法文版本由拉丰出版社 (Editions Laffont) 出版。

世界天才政府的人员组成

如前所述，世界天才政府应该由智慧超群的人们所组成，但重要的是这种类型的智慧必须务实可行、条理系统并能解决问题，从而能够相互衔接。然而，这项测验可能无法测试出另一种类型的天才——创新型天才，即便是这些人蕴含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套体系，使这种类型的天才能为世界政府作出贡献。

创新型天才可以出现在各种领域里：艺术、科学、哲学等等。根据他们的作品、发明或创作，他们将获得地区性天才们的提名。世界天才院将在这个创新型天才库中选拔出一定数目的人，组成创意顾问委员会。虽然该委员会不具备制定决策的权力，但是他们能够设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提议能大大促进人类进步的计划方案。

这些创新的解决办法与方案将提交给天才院，然后天才院再以民主方式决定哪些提案将被采纳或实行。

地区性世界天才政治

设想人类未来愿景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就是以全球的角度来通盘考虑。

综观人类的历史，人们总被局限在部落、村庄、省份以及国家之中。但是面对污染与核武器扩散的问题，智者很快就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便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从一开始，这项计划就被政客们视为“乌托邦”，因为他们知道若它一旦成真，势必将撼动他们的地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薪资优厚的军事人员，他们害怕自己将面临失业的窘境，他们非常明白只要没有边界，那军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至少不会以他们所认为的方式存在。

实际上，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还是有方法来雇用这些人。不过遗憾的是，对于那些痴迷于军事突击战术的人们而言，届时将不会需要任何武器。

将天才们那些实际可行的规划批判为乌托邦的人总是那些平庸者，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眼光无法如天才们一样的长远。并没有所谓的乌托邦规划，只有无力看出这些规划如何实际可行的人。

因此，世界天才政府将由那些代表世界各地的天才们所组成。首先，这些地区必须民主地重新定界，因为我们当前大部分的边界都只是由于当时的占有者为了增进他们自身的财富而残忍侵略的结果。这种行为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

目前居住于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巴斯克人（Basques）也许希望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和其他人无关。他们有权决定自己是希望独立，还是成为另一国家的一部分。在全都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的前提下，适用于巴斯克人的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特定地区、且希望拥有他们自己独立体系的人们。这些地区中的每一个地区都有通过民主方式决定自身体系的权利，不论这个地区是由科西嘉人（Corsicans）、布列塔尼人（Britons）、奥克人（Occitans）或阿尔萨斯人（Alsatians）所组成——这里仅提及一些位于法国境内的少数族群。

因此，每个群落的居民首先必须民主地投票决定他们希望成为哪个地区的一部分。如此一来，每个地区就可以在不受任何国家主义的支配下自我定界。此外，只要居民们愿意的话，就能够再次进行投票，因为某些边界上的群落可能希望随着人民的迁移而改变所属地区。

一旦通过各个群落的居民投票，在地理上界定出各地区之后，每一个地区可以再拆为 12 个分区，每个分区皆容纳同等数量的居民。然后，每一个分区可以选出一位代表该分区的天才，这样，每个地区就能选出十二位天才，组成地区天才院。

而每一个地区天才院可各推选一位代表，在世界天才政府中代表该地区天才院。

地区天才院也将从地区的创新人才中选出十二位创新型天才组成委员会。这个地区性创意顾问委员会的职能在于将该地区有关的创新计划案呈交给地区性天才院，以让其投票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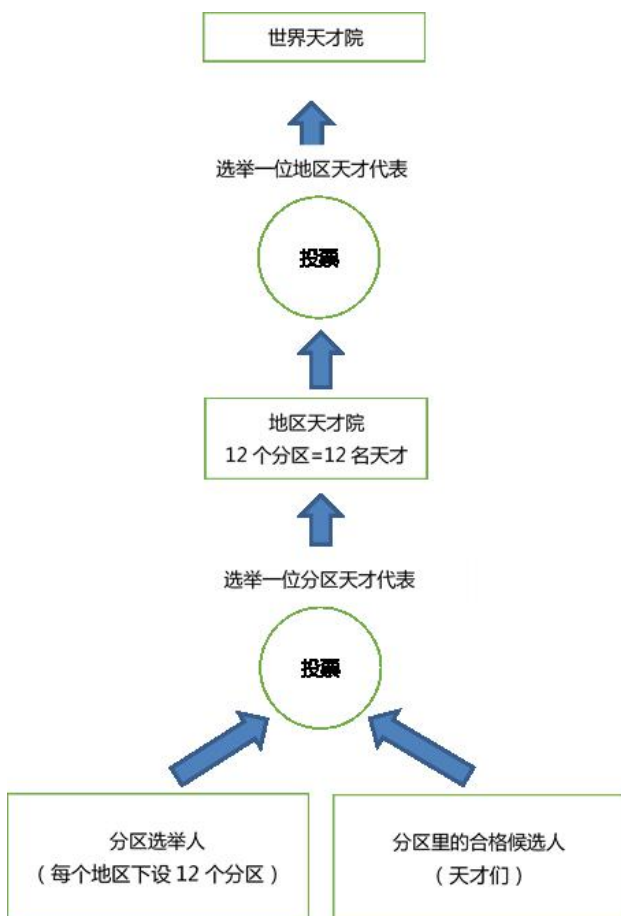
因此，世界天才院将由那些代表了地球上所有民主定界地区的天才们所组成。

每一位地区代表的投票权重与该地区的居民数量成正比。举例来说，一位天才代表了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地区，他的投票系数为 1，而另一位天才代表着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地区，那该天才的投票系数为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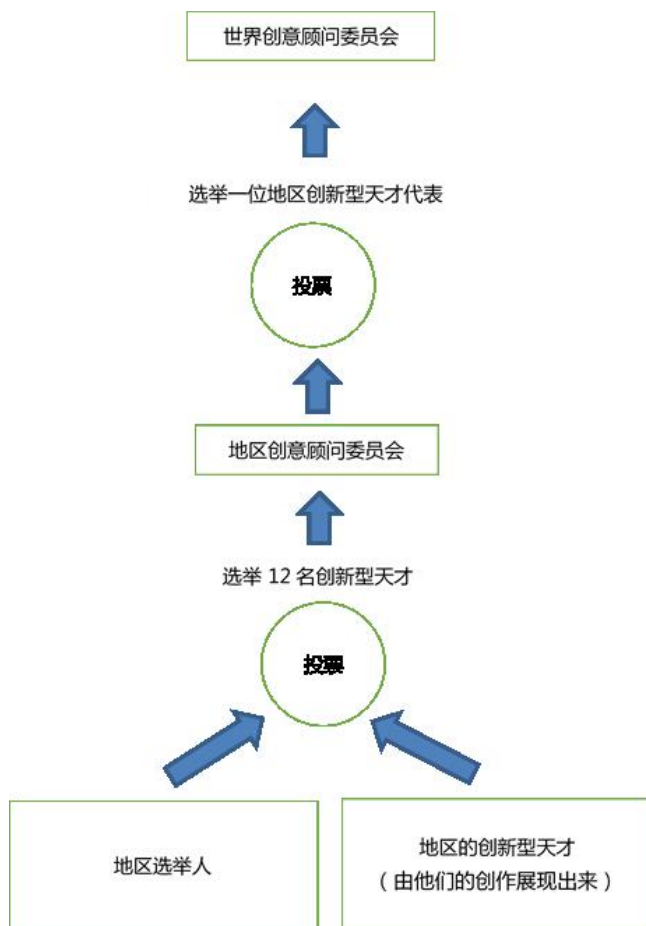
因此，与当前在联合国的投票情况不同，世界天才政府的投票机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一个像卡塔尔这样只有十万名人口的国家 and 另一个拥有超过两亿人口美国，这两方代表的投票价值怎么能是一样的呢？然而，这正是联合国目前的情况。

无论如何，如果经由民主而自我划定的地区有 700 个——这似乎是整个世界最低限度的数字了，那世界天才政府将由来自各种族、文化和信仰的 700 位天才们所组成。这与“一个企图毁灭地球的疯子天才”截然不同！

通往世界天才院之路



通往创意顾问委员会之路



第二章

将地球转变为幸福与自我实现的 世界之提案

敬告读者

我们已经探究了天才政治的几个重大原则。其基本原则在于，只有智慧高于平均水准之上的人们拥有投票权，而唯有天才们有资格施行治理。

显然，天才政治建立的方式，包括其结构与组织形式的确定，最好皆由那些相关人员——即“天才们”自身来决定。

本书唯一的目的在于点燃引发爆炸的引线。换言之，就是充当催化剂的角色，加速让智慧高于平均水准的人们采纳并对之进行改善的进程。当然，试着告诉天才们应该做什么决策，或者如何治理世界的确极为冒昧，应该只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该怎么做。

上述组建世界天才政府的可能方式只是做为参考案例，绝非必尽义务。要是几百位天才齐心协力都还不能提出对这个世界更为妥善的解决方案，那才令人讶异！

实际上本书的目的正是：促使天才们联合团结，从而使智慧最终得以治理我们的星球。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若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当前掌权的蠢材们还尚能不将地球毁灭殆尽的话，那么我们将迎来黄金年代的曙光。

下面也将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但再强调一次，天才团体势必能再找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在我们这颗星球迈向不可逆转的毁灭之前，让天才们团结起来吧，而让他们集体智慧的光芒得以极大地绽放。

致工作非己所爱的劳动者

人类并非为强迫劳动而生，然而你们所有人都被判终生劳苦，并以在 60 岁或 65 岁时退休作为特赦，脱离苦海。

所有工会的目标是什么？劳动者自身的目标又是什么？答案是：缩短工时。但是缩短多少幅度呢？对一个渴望自由的人而言，每日强迫劳动的工时要多长才是可以接受的呢？

一个世纪前，人们认为他们除了睡觉和吃饭，其余时间都必须不停地工作。从 8 岁或 9 岁起直至死亡，受雇的劳工们需要一年十二个月、一周六天、一天十四小时地劳作。

然后过渡到每天十小时，再演变为每天八小时和每周五天，并享有每年一周假期的工作型态，然后每年的假期又从一周变为两周，三周，再到最后的四周。

退休，亦即有权不用工作而享有足够的生活所需，被赋予该权益的年龄是 65 岁或 60 岁，某些行业则是 55 岁。

弹性工时日益受到欢迎，它给了人们管理他们从事强制劳动时间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我们便可选择工作的日期和时间。每天八小时做满五天，或每天十小时做足四天，清晨或晚间工作皆可。

当前的趋势是什么？在短期内它们会走向何方呢？

目前有些公司正以每天少于八小时的工时雇用他们的员工，像是七小时或六小时，也有些是将一周工作五天改为一周四天。甚至还有考虑将巴黎人通勤往返工作所需

的两小时算进八小时工作时间的，那么实际工时将降为六小时。

许多公司已经提出每年五周的带薪假期，更有越来越多公司正准备上调至六周。

目前的公司不再以优厚的薪资吸引雇员，而是以“生活质量”的名义提出更加弹性和更短的工时。

许多工薪族或自主的专业人士现在纷纷走向“职务分担(Job-sharing)”，创建令人回想到类似自由职业那样的工作团队，例如医师或律师分享彼此的病人与客户。工程师或其他高技术性质的专业人员们分享着同一份薪水，因此一天就只需工作四个小时，或者每两周仅上一周班，甚至每年工作五个半月，藉此让双方分别享有六个半月的带薪休假，因为彼此都只拿了一半的薪水。在带薪休假的期间，他们能将时间投入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甚至可投身于非强制性的工作，比如做研究、写书、学习、充实自我、旅游等等，以及做他们发现能够自我满足的事情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主管们开始选择较低的工资，如每个月三千或四千法郎，而非六至八千法郎。尽管他们可能生活会少了些许奢侈，但每年却享有六个月的时间能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特别是，由于男女双方现在都从事着工作，如果一对伴侣希望一起生活，那双方的半薪加起来就相当于一份全薪，若我没弄错的话，他们双方每年都还有六个月的带薪休假。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退休。许多人们纷纷选择早些退出职场，采取“提前退休(pre-retirement)”以享受余生中更多的自由时光，即使这意味着能享有的退休金稍稍变低。当然，也少不了例外者，像是那些已经非常受限

于工作，并失去其个性的工作狂，只能茫然面对他们的闲暇时光，不晓得该做什么。对他们而言真是不幸，他们完全无法设想没有工作的生活，而除了工作之外，已经变得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实现自我的事物。这显示出我们是多么地需要调整教育，以适应当下的需要，从而学校不再只教出顺从的劳动者，而是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实现自我的人们。

那未来将会如何呢？如同每个人所见到的，工作时长会继续下降：从一天六小时，到五小时，四小时，三小时……

年假天数将会提高：从夏季一个半月，冬季十五天，复活节十五天，变成夏季两个月，冬季一个月，复活节一个月，从而整年总计有四个月的年假。由于职务分担愈来愈受到人们欢迎，工时还将再进一步地缩减，让职务分担的共事人能有每年八个月的年假。然后退休年龄也将会减低：五十岁，四十五岁，四十岁……

你也许会问：“人们在他们的闲暇时间中会做些什么呢？”。问这个问题证明了你的教育已经玷污了你，并限制了你，让你成自我判决为终生接受强迫劳动。届时会有两种类型的人：怀有使命感“天赋”的人，可在其休闲期间或退休后，在他们所喜爱的专门领域里享受工作之乐；而其他人们则可恣意享受所有适合于其个人，且由完全休闲社会所提供的各项文化与体育活动。

随着每个人的休闲时间的增长，对作家、画家、诗人、演艺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的需求也将增加，好让每个人都能够充分享受这长久的假期。其中一方为创作者，另一方为消费者，但双方都可在任何时候依据个人的选择

和品味而自由地转换角色。

在一段时间之后(越快越好),当工时和退休年龄双双降低,最后义务劳动(强制劳动)将被完全废除。只有那些能从工作中享受乐趣的人们会选择工作,而工作也将会是自愿的。如此一来,我们将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行提笔写下:“任何一个人都有终生无条件地获取舒适生活之所需的权利。”

你也许会问:“那谁来负责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作呢?”

答案是:机器!许多人还不晓得机器人已经在人类工作中开始支持人类的程度。我们一天的工时之所以“已经”降到八小时的原因就是因为机器!若没有它们,我们现在仍然和五十年前一样每日工作十个小时。

打个比方,菲亚特在二十年前制造一辆汽车需要一百位工人。现在,使用机器人,只要一个人就够了。没错,只要一个人!新式工厂全面自动化,由中央计算机控制全部机器的运作,而只需要一个人来监控这台计算机。但这位唯一的技术员很快地也将被更精密的计算机所取代。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农业:举例来说,在加州,有些农场主引进了一套系统,其葡萄树可在最适当的温度予以灌溉及施肥——全由中央计算机自动完成。

显而易见,设备自动化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没有可行性,因为一旦老板实现了工厂自动化,那他将用机器来完成所有的工作,解雇所有的员工,不会支付薪资,让员工忍饥挨饿,并将利润通通丢进自己的口袋。这是不公平且不该被容许的。使用机器取代一百位员工的雇主应该继续支付这一百位失业员工们的薪水,这台机器应该让员工们

步入并受惠于休闲时代。

人们经常说：“机器奴役人，科技使社会非人性化。”但是他们错了！奴役人的是工厂主，人必须终生从事强制劳动是因为工厂主。工厂主奴役了我们，而机器人则使我们获得自由。

科技使社会非人性化的唯一理由，在于人类还必须和那些被设计来从事强制劳动的机器一块儿工作，或者他们还得在工作场所“打卡上班”。这就是问题所在：人类不该和机器混在一起，人类是被设计为将时间花在自我实现上，而机器则是被设计来在工作场所中依据机器人和计算机的监控来进行工作。

人类所做的一切工作皆能由机器取代。每一项人类能做的事，计算机都能做得更好。人类还会出差错，计算机不会。

若我们将全球目前花在军事预算上的钱拿来投入到工厂、生产线与工作场所之中，不出七年，我们就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所有工作都将全面自动化，人类将不需要再被迫工作。

人类为实现自我而生，机器则为工作而设计。机器必须要做人类的工作，而非人类做机器的工作，而大部分企业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后者。

你也许会问：“那谁负责看管这些机器呢？”

答案很简单。短期之内（大约十几年），也就是在实现全面自动化之前，军方可以保养并管理这些机器设备。或者，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取代兵役的民役制度，每一个人一生只轮流在里面工作一年或两年；又或者，像瑞士兵役制度那样，一个人只要每年花两周的时间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只有那些被征召的人，再加上那些希望一直做这项工作的人可以在生产单位中服务，而其他人则可以完全地自由。当然，这样的安排只适用于大约七年的短暂过渡期，直到全面自动化、自我维护、自给自足的产品供应链建成。这就是人类的未来：所有人类生活与自我实现所需的一切产品都完全由生物机器人进行维护、监测和维修。这也适用于所有的领域：从农业到工业，从家务活到艺术领域。

生物机器人是完全由生物有机体所构成。通过 DNA 合成技术，我们目前离制造这样的机器人已经近在咫尺了。

只要我们的经费能充分运用于神经机械学、生物学和电子学领域，我们很快便能够制造出这样的生物机器人，并将它们设计成至少和人类在各方面都拥有同等能力。

每日工时的演变和受益人的变化

生产单位	生存方式	每日工时	受益人	交换方式	行动目标
部落	狩猎与采集	14 小时	个人	以物易物	生存
村庄	畜牧与农业	14 小时	个人	金钱	生存
制造厂	人力	14 小时	老板	金钱	生存
工厂	机器辅助人力	10 小时	老板	金钱	生存
半自动工厂	监督与维护	8 小时	老板	金钱	活得更好
全自动工厂	无事可做	0 小时	集体	按需分配	自我实现

日益缩小的工资差距导向无金钱的社会

在权贵剥削百姓的封建贵族统治时期，较低阶权贵与百姓的工资比是 1000:1；较高位阶权贵是 10000:1；掌权的王室则至少为 100000:1。

今日，就以法国为例，薪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它急剧下滑，之后进一步缩小，现在制定的最低工资制度让薪资差距减小到极小值。在当代法国，和王室统治者相对等的人是共和国总统，他在 1977 年的薪资——将这份工作有关房屋、交通等等所有的补助津贴计算在内，仅仅为最低法定工资的 30 倍。所以我们能看到薪资差距在过去 200 年以来已经有了相当程度地缩减，未来也将持续下去。

过去的将相对应于今日的政府副手、军队将领，或者甚至是公司执行官，他们目前的薪资都不会超过最低工资的 15 倍。和数百年前动辄 10000 倍的比例而言可说无法比拟！

最后，和过去更低阶一些的地主相对应的小公司老板，其目前的所得也不会超过最低工资的 7 倍。

世界上的每个政府在其议程上都有缩减工资差距的目标，法国政府希望将这个目标缩小至 6:1。瑞典则已经减小到了 4:1，他们目前想更进一步地下修至 3:1——这意味着没有人能赚超过最低工资 3 倍的钱。

这个过程将会和缩短工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同步并行，最终将达到完全零工资差距。一旦不再有工资差距，

那显而易见地金钱将无用武之地，届时便能一劳永逸地消除金钱制度。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全人类将有可能采纳这个普世准则：*任何一个人都拥有终生无条件地获取所需的舒适生活的权利。*

分配式经济

破除今日“终生强制劳动体制”的第一步在于建立分配式经济，它消除了对金钱的依赖。

分配式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只生产人们需要的物品——不多也不少。

人类的基本需求包括：

- 食物
- 衣服
- 住处

社会必须无条件地提供这三项基本需求。

并且这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而非只是国家层面，因为如我们所知，国家也将不复存在。

若所有衣食住方面的产出皆由计算机与机器人进行处理，免费地供应全人类——不论种族、职务、宗教或性别不同，那么事物本身固有的真正价值将得到欣赏，纯粹的奢侈品将逐渐消逝。

举个例子，艺术家就能尽情地画自己想画的作品，而不必担心它是否能卖个好价钱。相反地，他们能将其作品送给真正欣赏它的朋友，而不是让其他人以作为投资品，或是出于爱慕虚荣的缘由而购买。

只要有一项发明受到人们的青睐，无论它多么不实用，也都能够被自动制造出来，然后分配给想使用该发明的每一个人。如此一来，商业可行性的标准就不会再阻碍创造力的发展。

那么那些收藏品呢？嗯，在二十一世纪里将不会有收藏品，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人类中的天才。任何东西皆可轻易地被制造出来，不论是鱼子酱、香槟酒、钻石、葡萄酒、肉类、宝石或香水，所有组成这一切的化学物质都能在实验室里进行合成，甚至连生命都可以重新再造，包括人在内，人基本上就是一段蕴含着我们个性的 DNA 分子。

工作与卖淫

“几个世纪来，强制性劳动已使我们的骨头折断，使我们的血肉淤青，使我们的神经紧绷；几个世纪来，饥饿一直折磨着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了幻觉！哦，懒惰啊！请怜悯我们长久以来的悲惨！哦，懒骨头啊，你是艺术与高尚美德之母，请成为我们焦虑的安慰者！”

——保罗·拉法格 (Paul Lafargue)

一天八小时和机器一同工作的劳工，以及每天花同样时间用墨迹染黑纸张的职员们都瞧不起卖淫者，但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卖淫者靠着每天将自己的身体租赁给他人数分钟的时间来赚钱，而劳工与领薪雇员也同样是将自己的身体每天租赁给老板八小时。工程师也不例外，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与大脑来赚取薪资。实情是，任何为了获取金钱的一切工作，都是一种卖淫行为，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我认识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持有大学研究生学位的女性，却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卖淫。她的理由如下：

“我有一大堆文凭，而我所受雇的工作——教未来的蔬果贩尼采哲学——只能让我勉强赚取生活所需的薪资，却挤不出自己的任何时间，或能够满足我写作热情的任何时间。但是通过一天卖淫两三个小时，就能赚到大量的金钱，而且还能利用剩下的时间投入在我的书籍和哲学

领域中。在精神卖淫和身体卖淫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不会迟疑片刻……”

这样的理由无可辩驳。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为生活而卖淫”的劳工们都拥有像她一样的美丽外貌或清晰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并呼吁大众成立天才政府，以便天才们能发明出机械和计算机，以取代所有精神与身体的卖淫者，从而废黜金钱和卖淫的必要性。

未来的劳动者：电子机器人或生物机器人

“如果工具能够自行运作，那么我们就不再需要奴隶。”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未来数年，随着电子学、控制理论、计算机科学以及生物学的整合，将使得我们能够制造出比人类工作得更快并且更精确的机器人。

最新一代的计算机已经在信息储存和资料分析方面远远超越人类。

而且，计算机辅助教学也正在蓬勃发展。举个例子，计算机程序已经可以用来培训医学院学生，首先描述理论症状，接着提示学生们做出诊断，然后对他们的回答作出评注，就像真实的老师一样。当然，这样的计算机也能毫无疑问地和一系列传感器连接起来，测量温度、心律、血压，甚至是做血液与尿液分析，因此，能在不需要其他人类介入的情况下，就可以自动地给患者提供全面的医疗检查。

计算机和人类之间的沟通问题也已经解决。一些最近出现的计算机程序可以合成出人类的声音，使得它们可以口头沟通信息，就像人类一样，而不仅仅是将信息呈现在屏幕上。

再配备上语音分析器，这样的机器就能够“倾听”口述的信息，并作出回应。这项功能将开启人机交互的可能性。举个例子，计算机可能会问：“我按压你这个部位的时

候会感到疼吗？”，或者当它探测到患者的肌肉高度紧绷时会提醒“请放松一些”。事实上，许多人类医生的声音往往会让患者们感到紧张压抑，所以计算机可以配备上比他们更让人感到舒适放松的声音。

如你所见，未来的机器人应用，与仅仅在流水线自动组装汽车相比，其精密程度和影响层面上，都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不是在谈论科幻小说。这些发展都正在发生，就在现在。一如既往，事实总是远远超出科幻小说的范畴。人类能够做到的所有事情，机器都能够胜任或即将胜任，而且还做得更快更好，没错，我指的是任何事情。

这些描述甚至适用于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人类所独有的能力——艺术和创作。

事实上，能够作曲，甚至是演奏它们自己所作乐曲的程序已经投入使用。人们已经很熟悉的流行音乐中愈来愈被广泛使用的合成器。但是音序器/采样器在本质上是计算机合成器，它们已经能够重现所有乐器的声音，包括人声。

这样的机器已经被编程来演奏一曲巴赫或贝多芬，其精准程度远远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支交响乐团。想象一下一个拥有一百位小提琴手的管弦乐队。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类小提琴手们永远也不可能准确地同一时间点将弦弓触及弦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触弦的总会无可避免的有十分之几秒的延迟，前一个和后一个触弦的也总是会有百分之几秒的延迟。然而，计算机可以被编程为所有小提琴同时开始，将延迟降低到百万分之一秒，声音的同步性远远超过哪怕是最出色的人类指挥家所能期望达到的程度。

也许你会觉得正是因为这些时间延迟或是人类的片刻犹豫，造就了这支管弦乐队或指挥家所独有的特色，但是要知道，相同的时间延迟也可以被编进程序里，让计算机具有同样的特色。

计算机合成器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能产生比声学乐器更为纯净的声音，后者常常受限于演奏场地的环境和自然声学效果。当我们通过麦克风录制声学乐器的声音，并将它们用功放器播放出来的时候，区别就特别明显了。使用合成器的话，电子信号能够直接以纯净的形式被录制，不会因为录音场所的声学缺陷而造成任何音质上的损失。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作曲家兼研究领导人吉恩·克劳德·里赛特（Jean-Claude Risset）表示：“计算机在准确程度和精湛技巧方面没有限制，它能够以人类演奏者无法企及的精确度演奏高难度的乐曲和复杂的旋律。所以有些作曲家更喜欢使用计算机，而不是人类演奏者。”

（注②）

声音领域里的一切可能性，在色彩、形状、香气和味觉方面也同样适用。

当一位艺术家重现理想中的臀部曲线时，它只是无限可能性当中的一种画法而已，计算机也可以做到。事实上，计算机甚至还可以被编程为包含某些赋予了一些画家独特风格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塑造了一些画家的独特风格，例如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的长颈画风，或者是比费（Buffet）的大量垂直线条。正如同计算机能重现莫迪利亚尼的画风，它也可以谱出巴赫风格的曲子。

计算机甚至能够通过检查所有现存的风格，以“发现”一种尚不存在的风格，然后发明一种最符合某个特定人群

品味的风格。

如同格勒诺布尔国家理工研究院的教授阿诺德·考夫曼 (Arnold Kaufman) 所说,“计算机在创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处于婴儿期,并且显示出将大有可为。”²近期的发展证实,现实已经远超他的预计。

更进一步,如果计算机能够成功地从事艺术这般微妙而且精细的专业项目,那么,分毫不差地照料人类如食物、能源及商品生产的基本需求,也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当一切生产都自动化时,制造这样的计算机和机器人将会成为自动化过程的重要一步。除非我们设计出能够完成其自身生产的计算机,否则这些事务将耗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有点类似于人类自身根据第一个细胞里的基因代码中所包含的说明来构建身体一样——形成自己的眼睛、手臂等等。我们可以把一份完整的设计交给一台中央计算机,让它能够为自己制造的每一个模型构建扩展装置和传感器。

我们甚至能够在中央计算机的程序里嵌入编码让它能够繁殖,来制造其他的中央计算机,这些新的中央计算机也能够繁殖,就像人类通过生殖器官可以孕育后代一样,计算机也将拥有同样的能力。对于能够自动繁殖的计算机而言,将不会有物种保护,取而代之的是“机种保护 (conservation of the model)”。

在机器人中使用金属虽然在食品、能源以及商品生产领域里绝对不会影响其效率,但是,对于那些需要围绕在人类身边进行工作的机器人而言,例如家庭佣人,机器人的质感就有必要再柔和些。我们现在能够轻易地构想出“智能房屋”,它能够自动地清洁自己,回应居住者的一切

需求，包括食物、卫生和娱乐。这类智能房屋能根据主人的口头指示来准备餐点；在浴缸里放入适当温度与适量的热水；打开电视机切换到想要的频道；但是，我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拥有人类外表的自主式机器人来照料我们的一切。

这种情况就需要生物学登场了。

人们会发现与金属物体接触实在缺乏“温度”，因此会创造出生物机器人：由生命物质组成，并且被编程为满足人类一切需求的机器人。

这势必会有人反对，说我们无权去创造智能的生物奴隶，但计算机其实也是被赋予智能的“活着”的实体。

如果我们能够合成这些生命材料，那由生命物质材料制造的事实会改变这个问题吗？

更重要的是，奴役意味着在皮鞭或食物剥夺的威胁下强迫有机生命体去做违背他们意志的工作。但是，生物机器人是经过基因编码设计来为人类工作，并且服从人类需求的，这意味着他们不会有其他的想法，是完全自愿地去工作，就像人类吃喝与睡觉一样，完全自愿。因此，根本就不存在解放他们一说。

如果我们让这些生物机器人看起来像人类的话，就必须给他们一些身体标记，以便和人类区分：比如某些遗传特征、一条总是戴着项链，或者是镶嵌在额头上的一块宝石。

生物机器人可以像其他计算机一样大规模生产，以便立即投入使用，但是它们不具备自我繁殖能力；或者是可以将他们编程为有性生殖，或是简单的分裂繁殖。

为了帮助那些反机器人奴隶的清教徒们顺利地度过

这场心理震撼，避免让最初的几代生物机器人的外貌太像人类会有所帮助。毕竟，狗头型的机器人带给他们的震撼应该会远远小于人头型的机器人。尽管如此，跟长得像阿兰·德龙(Alain Delon)和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的“奴隶”在一起会令人愉悦得多。

注② “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 (Art et science de la creativite)”，瑟里西·拉·萨尔文化中心 (centre culturel de Cerisy-la-Salle)，Union Generale d’ Editions 出版。

消除金钱：真实价值的回归

在当今社会中，我们经常用一个人财富的多寡来衡量其价值。不论是作家、画家、发明家、音乐家或研究人员，只要他们身无分文，就不会有人会在乎他们。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将财富价值置于个人价值之上，而为了强调这一观念，人们常说：“我们只借钱给有钱人”。

不仅是财务贷款的批准与否，还是决定是否要关注某个人，我们总是将个人价值置于资产之后。没有人会对那些将其作品摆在街上展示的艺术天才感兴趣，但同样的画家若将他们的作品摆在知名美术馆里，所有的女性却无不趋之若鹜。音乐家和诗人也都遭受着类似的命运：就我们当代大多数人而言，金钱上帝是唯一值得崇拜之物。

我有一位朋友最近才被认为是当代的伟大画家之一。他向我解释过去其代理商如何让他在全世界声名大噪的过程，好让人们愿意掏出大把钞票去购买他的画作。

首先，这个代理商说服一位知名电影明星去买这位画家的一个画作，并说这会是“一笔相当不错的投资”（看吧！金钱能使鬼推磨！）。然后，他将几幅画作送给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记者作为礼物，强调这些作品的价格不出一星期就会大涨，从而使他们可以趁机卖出大捞一笔。而作为回报，他要记者们大肆报导这位知名影星赏识这位年轻天才画家的事。

齿轮开始运转了，其他报纸迅速跟进，歌颂这些作品“畅销抢手”的故事，而新闻的大篇幅报导又蔓延到电视

节目上，获得更进一步的曝光，最后代理商去说服金融巨头赶在价格上涨太高之前买进“剩下的几幅画作”。接着将先前送给记者们的画作买回后再转卖，这些记者们高兴地乐不可支。

代理商保存的数百幅画作迅速地销售一空，画作借势增值。因为媒体将其作品与毕加索的画作相媲美，所以很快地人人都想要一幅当代知名的艺术作品。

但与此同时，我朋友发现收益根本进不了他的口袋，他只从代理商那赚取一份勉强过活的固定薪水，代价是为期三年的合约，要求他每年都必须产出一定数量的画作。

显然，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样的安排好过在蒙马特（Montmartre）桥下忍饥挨饿。然而这个例子凸显出创造名声和艺术美誉的过程，一点也不取决于艺术作品传达给人的情感，而仅仅取决于金钱和利益。

我那位想保持匿名的朋友深刻体会到这个系统的畸形。他继续提供了合约上清楚注明的 25 幅画作，即使他一个周末就完成了，并且运用的完全是一种非己所选的仿品风格。他这么做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一年当中的剩余时间里画他真正喜欢的作品，然后自己保留着。当合约结束之后，他开始展示其真正的艺术作品，但这种安排显示出天才在被认知之前必须要经历什么样的隐晦迂回的道路。

当我们最终生活在一个没有金钱的社会之时，画家、音乐家、发明家以及研究人员便能投身于自己真正喜爱的事物。那些三生有幸能够从那时的艺术家手中获得原画的人们，将不再是那群优点只是有个数额巨大的银行账户的人，而是那些怀着极大的热情，深深感受到艺术家想要表

达的情感的人们。这位艺术家也将出于友谊赠送作品给他们。

这将是人们欣赏事物本身的真实价值之时。不再试着用付了高额金钱的画作去蒙蔽画廊。那些能够收藏众多作品的人之所以能收藏众多的作品，将不会是因为他们多有钱，而是因为他们最欣赏与理解艺术家们，同时也给艺术家们以极大的热情、友谊以及公正的鼓励。

个人价值的信仰将取代金钱至上的信仰。而艺术家将拥有大批粉丝与仰慕者，因为艺术给他们带来欢乐与热情，甚至会想住在艺术家的附近，以便成为欣赏到最新的作品的第一人。

我们未来必须学习的东西多么地多啊——尤其是对于那些只想要拥有，却从未尝试感受存在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当金钱被废除之后，我们将真正领悟到“在前的将要在后”（注①）这句话的真意。

注①：原文为“The first shall be the last.” 语出《圣经——马太福音 20: 16》，意为“在前的将要在后”，也即后来者居上。

最危险的教派：军队

未来的社会势必走向非暴力，人们将能够在宽容的文化中充分实现自我。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各个方面展现与众不同的面貌，无论是宗教、性别以及政治倾向等等。

从此不再有宗教、性别、政治与道德偏见。我们必须摒弃原始人的行为模式，不再害怕与己不同的人，或选择了非同寻常之路的人们。

异端宗教只不过是他人的宗教信仰。

卖淫只不过是他人的感官享受。

只有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才能变得更加宽容。

基督徒们一定不要忘记，就在距今 2000 年前，他们自己也被视为是危险的宗教成员，甚至可能被丢去喂狮子。因此，他们无权对当今的任何宗教贴上异端的标签，特别是当这些新宗教能为许多年轻人的生活带来意义的时候。

如果我的邻居表示他的肚脐就是世界的中心，而这个信仰帮助了数千人，那么如果打造一个黄金宝座以纪念他能让这数千人快乐的话，这些人将拥有这么做的自由，特别是当他们自身宽容时，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们的信仰。

倘若他人的信仰使你感到困惑，那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生命和宇宙的观念还模糊不清。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性。如果有男女之间的性行为节奏是每天三次，那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一周只需要享受一次性爱就谴责他人是性变态。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节奏。

卖淫只不过是他人的感官享受。

只因某人的信仰异于主流传统信仰就臆断其被洗脑，这不仅极度缺乏宽容，更是迈向极权主义国家劳改营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他人有权选择宗教的自由，并且不被质疑个人心理健康状态与心灵平衡的话，那我们也陷入了中世纪宗教法庭的窠臼。在今日的世界，肉体折磨已经被取代为更巧妙的心理折磨、选择限制、使用药物控制而强加的责任感和强制拘禁在精神病院。换句话说，在我们所谓的自由国度里，我们对精神与宗教异议者重新采取了“古拉格（Gulags，苏联的劳改营）”般的处置。

在苏联，对那些不再赞同其政治体系的异议分子，洗脑和拘禁被拿来作为解决他们身上所谓的“问题”的必要措施而合理化。然而，当今自由国家的某些人，却胆敢对那些拒绝服从主流传统宗教的人们采取同样的洗脑手段。

人们常常从道德与肢体暴力的角度去谈论新兴宗教（通常都轻蔑地指称为“异教”），深怕受到新思维的伤害。但却从来没有人提过最大的洗脑、肢体与道德暴力机构——军队。

被征召的年轻士兵会经历什么呢？

首先，透过各种各样的身体整束来去个性化：理发、军装、穿着等等。

接着，在自我个性遭到抑制之后，就告诉他们该如何进行行为举止。这些新行为举止模式透过肢体练习形成烙印，建立起自动反射行为，例如行军、敬礼以及对趋前的陌生人暴力相待。

同时，透过无止境的琐碎要务让你连思索自我或回忆

原本自我的机会都没有，休息时间非常少，营养不足以及低劣的食物质量（低蛋白质让大脑对纪律更加敏感）。道德暴行、不公惩罚、缺乏选择，持续的肉体折磨下自己却无能为力（上级长官会鼓吹这些都是“理所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洗脑的过程。

因此，当我们谈到洗脑时，绝对不能不谈到这一罪恶的最大巢穴——军队。我们必须看清它的本质：建立超高强度训练，这些训练的设计规划使年轻士兵什么都不去考虑和担心，就不假思索地完全服从命令。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机器人——成为一旦命令下达，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杀死任何人的机器人。事实上，他们甚至会达到向居住着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投掷炸弹的地步。这就是这个洗脑过程的基础。

目前世界各国有许多年轻人深陷军队的控制之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扣下板机，杀死数百万名无辜人民——只因他们接收到如此的命令。

这就是你能看到真正的洗脑之地，而非“异教”。

对军队所征召的年轻人的训练过程简明扼要：

- 1) 去个性化
- 2) 行为机械化
- 3) 控制与维持所要求的军人特质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他们 12 个月的兵役后，因为提供食物、住宿以及几乎不间断的重复性任务，竟然自我引诱而成为职业军人，真是令人惊诧不已！他们对回归平民生活的恐惧，显示了这些年轻人被支配之深，除了服从命令之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更不用提自我思索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所有那些来自中印半岛的美洲

国家组织(O. A. S.)的老兵们：也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老兵以及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接受了如此根深蒂固的训练，以至于发现自己无法再重新适应平民生活，而转向暴力与犯罪。

天才政府必须探讨这项问题，杜绝由社会组织的此类洗脑文化。

同样发人深思的，就是许多战争罪犯——诸如老纳粹——总是试图躲在“自己只是奉命行事”的借口背后。那些折磨苏联异议者的人当然也会搬出同样的话，好在接受审判时能为自己辩护，同样的道理，在阿尔及利亚、中印半岛和越南从事暴力行为——或者甚至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那些人也一样。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军队是人类的头号敌人，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子都不负责任，甚至一有机会就会宣告他们不负有责任。更甚者，他们将年轻、有责任感的人转化为暗杀者，随时准备好根据微不足道的命令而执行最骇人听闻的犯罪，而当日后讯问他们当初的行为时，他们也总会躲在“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的借口之后。

为了让社会在道义上更加纯洁，必须确保所有人强烈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所实行的每个暴力行为都负有责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奉命行事的人都和下达命令的人负有相同的责任。

当一位刺客被雇来杀害某人，那他能说他只是服从命令而获得原谅吗？

希望我们的社会都由负责任的个人所组成当然毫不为过，不论其职能为何。

每一位参与执行枪击的实行者，其罪过等同于下达枪击命令的人。唯有当每个人都能够拒绝非人道行为——而不是躲在制服或职能背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期盼世界和平。

同样的道理，每一位对无辜之人定罪的法官或陪审团——一旦前者能证明自身清白——都应该受到与遭受不公之人同等的判决，或至少和受害者已经服刑了的惩处同等的判决。这会让有时候会出于偏见和无事实根据的“个人信念”进行判决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做出判决前三思而行。

如何让军队闭口

想象一下，如果 1914 年战后的科学家们没有将其研究成果交给政治军事权力当局，而是将它们汇聚在一个中立国的话，那么到了 1935 年，他们会发现自己将有足够的科技来粉碎几乎没什么进展的传统军事力量，也就能避免 1939~1945 年所发生的战争。希特勒不会拥有 V1 及 V2 火箭，美国也不会拥有原子弹。只有世界和平中心拥有这样的科技，他们甚至能决定在那位纳粹独裁者造成太多的伤亡之前使用它，来与其对抗。

联合国无力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其维和部队只是为政治劝解而生的军队，他们的装备和超级大国们相比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如果科学家们——科学发展的真正推动者——现在能为了和平而齐心团结，则前述避免 1914~1935 年战争的假设会很快发生。我们也可以举冷兵器时代的例子，那时的战争以刀剑和弓箭为武器，如果研发火药和手枪的科学家们能联合起来，而非受到政治军事势力的支配的话，那他们已经可以取胜，并建立和平。

1870~1914 年时期亦同此理。如果科学家们能够联合起来，利用并发展其在车辆与飞行领域的早期发现，他们就能让军队闭口，从而避免 1914~1918 年的战争了。

而我们最该关心的是现在，因为这将决定人类的未来。虽然当前军队看似拥有极其先进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的科学家能从现在开始联合起来的话，他们将能发展出远为

更加精进的科技。十年之后，与科学家们所研发的科技相比，军队所引以为傲的武器将形同玩具，从而使科学家们拥有强制实现全面和平的手段，甚至是顽固的政治军事势力的最后堡垒也不在话下。

既然目前被军队拿来制造武器的科技是由科学家们所研发出来的，同理他们也不难发明使武器失效而形同废铁的科技。事实上，他们甚至能研发出非暴力的武器，例如能造成数小时瘫痪的光波，这些时间足以让非暴力的世界部队突击队进入每个国家，并解除所有核武器及细菌武器。

基因身份证的建立

“如果我们希望阻止人类的退化的话，就必须小心谨慎，去鼓励最优秀个体的结合，并尽量减少最差等成员的结合。”

——柏拉图（PLATON, 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

对所有物种——包括人类——而言，只有两个选择：优选或退化。

人类要么建立起某种基因的自我选择机制，要么就会走向退化。

所有的动物物种都经历着自然选择，在科学和药物加速这个进程之前，它对人类亦是如此。现在，人类的自然选择已经不存在了，而人类已经开始退化。因此，阻止退化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人工选择取代自然选择。这绝对不是像纳粹罪犯那样对活人进行筛选，而是利用基因工程，在怀上孩子之前选择优良的基因。

婚前检查已经是标准的程序，以判断生出残疾儿童的风险。这很好，但仍然不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基因染色体身份证，它能够指示出前七代祖先的性格、疾病、畸形和基因变异。

当情侣想要孕育小孩时，他们可以一同出示各自的遗传身份证。让计算机来对比他们各自的遗传特征，专家就可以告诉他们生出残疾儿童的概率。

如果这个概率超过特定的阈值，将不建议他们通过自然方式孕育生命。取而代之，他们可以使用健康的精子给

母亲的卵子进行人工授精，或者是植入已经由父亲的精子受精过的健康的卵子。

我们并不介意对植物和动物进行品种优选，但是谈到人类的优选时却唯恐避之不及。然而，我们迟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会退化，虽然缓慢，但肯定如此。

教育

“每个人都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却没人抱怨自己的判断力。”

——德·拉罗什富科 (La Rochefoucauld, 法国箴言作家)

在当今平庸的体系下，我们对潜在天才和蠢材的教育几乎一样。唯一的结果就是年轻的天才们感到无聊并厌学，他们仅需花数分钟就能理解其他人也许要花上数天、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吸收的东西。而由于学校的教学大纲是针对一般学生而设的，因此没完没了的重复学习对有天赋的学生而言简直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也难怪他们变得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天才政治也必须介入教育领域。针对不同学龄的孩童评估他们的智力，拣选出天才与天赋的学童并因材施教。这项测验可以在孩子五岁入学时进行，接着在十二岁上中学时再进行一次。

想想看，社会提供给智能不足之士的教育资源居然远高于天才的受教资源，这令人相当震惊！这很有启示意义：这显示了那些相关负责人——即平庸的捍卫者——是有多么地畏惧智慧超群之士。

实际上，美国和俄罗斯已经采取了措施，避免糟蹋了这些天才们：他们为天赋异禀的孩子们开设了特殊教育学校，而这些学校已经获得丰硕的成果。可惜的是，这些学校还是太少了。而且，除了这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其他国家仍在平庸主义这一乏味且毫无意义的托辞之下，拒绝为

天才的特殊教育做通盘考虑。

这是无可挽回的犯罪行为。因为这种缓慢且平庸的教育方式，有多少天才无法依他们自身的快速步伐来运用与发展他们的头脑？如此一来，他们不仅对学习毫无兴趣，其大脑也因为缺乏挑战而跟着萎缩。

教育体系中值得改革的另一点就是过度强调记忆力的重要性，而损害了人类特有的真正智慧——想象力。

多年以来，这些年轻的大脑塞满了他们必须“牢记”的信息。当他们忙于这种学习时，其记忆力确实得到了发展，但智慧却没有。任何一台老旧计算机都能够去积累这些知识，而人类的大脑应该加以锻炼想象力，而非记忆力。

在一些中国学校里，学生们已经在进行“开卷考试”了。换句话说，他们考试时可以参考书籍和笔记。这能够训练他们综合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比起一概地死背硬记要有用地多。

在毛笔的时代，有多少学生因为接受羽毛偏执狂的教育而浪费掉他们的学习时间呢？这样的老师花了无数的时间执迷于如何不溅墨地书写。现在，每个人都使用圆珠笔了。

我们当今也有类似的狂热分子，只是现在换成用方程式来荼毒学生们的大脑。在这便携计算器普及的时代里，谁还需要这些东西？实际上，在现在的美国学校中已经允许使用这些小机器了，就像允许使用打字机一样。我们必须让这个进展扩及其他地方。

发展中国家里女性与人民的地位

天才政治关注的是人类，而非性别。因此初看之下，用整个章节来谈女性地位的主题也许会被冠上性别歧视的标签，但因为男尊女卑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故我认为其重要性仍值得一谈。

也许会有人会忍不住说天才政治政府当中的男女比例应该各占 50%，然而那是错误的，因为和性别没有关系，惟一的重要因素是智慧。尽管男性趾高气扬地炫耀他们的肌肉优越性——对人类文明而言，这项特色实在无关紧要——但是在智慧真正有用的领域里，女性或许略胜一筹。

当这些智慧测验开发之后，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不过即使世界政府有朝一日是 75% 或 100% 女性的时候，只要她们实际上的智慧水平超过平均值，我也认为这完全合理。然而，必须特别慎重的是确保由两种性别的心理学家共同开发这些测验，从而使这些测验真正地“无关性别”。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我们在一开始可能会希望设计出适合于被称为“原住民”的专门测验。然而这是错误的，如前所述，惟一的标准是智慧。人们不应该说什么我们应该保护他们免于文明开化，从而保存其特性。

同所有的生命体一样，少数民族——那些远远落后我们文明发展的群体——只能要么适应，要么灭亡，除非他们想在被称为“保留区”的可怕的人类动物园里面依其原始状态被保存下来。

由印度和比夫拉（Biafra，尼日利亚一地区）发起救援任务，到法国中央高原地区或纽约去缓解人们的苦难与饥荒，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可能荒谬，但它从未发生过的事实足以证明西方文明更善于解决这类问题。基于这种文明的国家如今变得富强可说并非偶然，而发展中国家也将其作为模范加以学习。

让某些少数民族继续他们那野蛮的习俗，这即使是以尊重其传统作为借口也不外乎是一项对女性的犯罪行为。法国电视台最近报导了一个仍然视女性为不洁与次等之人的部落。她们只配享有位置最差的住所与最差的食物，而且也不准进入男性的区域。

如果我们得知一个部落在实行奴隶制度，不论该部落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我们都会立即尝试去终结这一制度，但是当这种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只有女性的时候，我们却对此视而不见。更有甚者，人们以“尊重部落习俗”为由去拥护它。

这是无法容忍的！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实行这样的性别歧视。无论它藏在哪个角落——当然也包括西方文明！——我们都有权利去终结它。

如一位诗人所说：“女性是男性的未来”，我确信他所言极是。流传至今的暴力世界正是一连串几乎排他性的男性政府的结果。也许是来自上天的信号，正当男性们准备好要毁掉一切时，女性们开始发声了。换句话说，我们能将这位诗人的名言改为“女性是人类的未来”。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女人不仅不会下达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命令，也不会命令将 V1 火箭射向伦敦，更别说制造细菌武器了。女性们对生命抱有更大的尊重——也许因

为她们是生命的孕育者，也许因为她们被以不推崇阳刚的方式抚养长大——但结果不证自明。北爱尔兰的女性主政示范便证明了女性将是建立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之一。

人口学

“如果全世界都从未怀上并不想要的孩子，那么很大一部分的人口过剩问题将得到解决。”

——人口委员会副主席

“鼓励生育”的时代已经结束。生存空间已经消耗殆尽！幸运地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大部分法国人已经懂得降低生育率对于幸福——事实上是对生存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一些不负责任的少数人还在用经典的理由为之抱怨：邻国的人口都在快速增加，有朝一日人口将会超过我们。因此，我们的邻国造成了一种威胁。

他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国家之间继续经济竞争（我们必须努力避免这种竞争，而非避免合作），人口最少的国家在经济竞争中将可能取得最好的成就。原因很简单：他们需要供养的人口较少，而自动化生产可以补充人口的差距。

1976年是法国的一个里程碑年，在法国历史上人口第一次停止了增长，甚至还略有减少。

我们需要鼓励世界的年轻人少生育，然而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当他们老了就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供养他们。

但并非如此！因为自动化世界正飞速发展，今天的父母正在建造一个新世界，将来他们的孩子将无需为了养活

他们而工作。

同样，妇女们也需要开始知道，不会再让卖避孕药的商人踏在她们的背上舒舒服服的养肥自己了。

目前已经研制出了一种可以代替避孕药的疫苗，注射一次有效期可持续一至三年，并且没有药物的副作用。只是药物研究实验室决定对发展中国家保留该疫苗，因为疫苗成本相对很低，而避孕药的日常使用对制药商来说无疑是一个利润的金矿！只不过因为其缺点就是太便宜了，就让经济利益剥夺了对女性来说如此重要的发现，我们对此必须不能容忍！

司法

司法是另一个必须要实行天才政治的领域。在不能确定法官更加明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接受由一个人审判另一个人呢？是不是有可能一个天才被一群蠢货审判呢？然而现实偏偏正是如此，并且不幸的是，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只有那些拥有投票权的人才有资格审理轻罪犯人。而对于恶性犯罪，陪审团应当从合格者——也就是天才池——中进行挑选。

就量刑而言，现在的惩罚更像是一种复仇，而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预防犯罪的方法。把罪犯关进监狱治不好罪犯；只会让他们更加冷酷，或者更加痛苦。相反，能够治愈暴力罪犯的科学方式已经出现了。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加拿大）的海因茨·雷曼教授（Doctor Heinz Lehman）发现了大脑中的一种自然存在的化学物质，它通常可以抑制过度的好斗性，从而减少暴力行为。判处暴力罪犯服用这种药物进行治疗要合理得多，相比监禁而言，这会对罪犯真正产生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预防犯罪相比事后干预更为可取。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测量成年人身上的这种好斗性的化学水平进行预知，并在他们犯下重大罪行之前，使用抗好斗性的化学药剂来调节到正常水平。

有些人也许会说这是洗脑，但这不正是把一名罪犯关

押 10 到 20 年的目的吗？之所以这么做，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想要通过长期和痛苦的洗脑来尝试修正罪犯的倾向，并改变凶手们的性格？而最终这也被证明徒劳无功。显而易见，一种可以有规律地检测其作用的化学疗法，远不如常年关押在一个囚室里那样野蛮。

青少年殉难者

我不是在谈受虐儿童，至少不是专门地谈这个问题。关键问题是确保每个人在 18 岁（也就是有投票权的年龄）时，都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需要至少提前 4 年就体验过亲密关系。换言之，从 14 岁开始，青少年就有权独立于父母，拥有自己的性生活，以及政治和宗教信仰。

因此，我们必须认同青少年有权拥有自己的性生活，这是现代的避孕药使他们获得的自由。并且我们必须废除判定超过 18 岁的人与未满 18 岁的人发生性关系是违法行为的法律。

我们也必须要允许青少年单独咨询妇科医生，无需父母陪同，并且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还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使用避孕药。此外，我们还必须允许他们可以不经父母的允许，就参加任何宗教和政治组织。

我们必须禁止对超过 14 岁的青少年进行任何形式的体罚，不论是来自父母还是教师。

我们必须认识到青少年有选择自己外观造型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衣服、发型，等等。

我们必须创建一些活动中心，让那些在家中感觉不自在的青少年可以在此生活，而无需父母的同意。

如果父母离婚，我们必须允许青少年选择他们想与哪位家长一起生活。

我们必须认同青少年拥有选择是否到寄宿学校上学的权利。

我们必须取消青少年的成绩单。

创建自我发展中心

为了使所有人都能尽其潜能地达到自我实现，我们必须在全球各大城市 and 所有地区建立身体和精神觉醒的自我发展中心。

有些人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的阻碍而不能充分自我发展，在这中心里能将他们从那些阻碍中解放，从而达到他们的最大潜能，有可能使他们成为有选择权的人，或者取得更好的情况：他们通过了 7 年后的测试，成为有被选举资格的人。

在这些中心里，在专家、心理学家、性学专家和哲学家们的指导下，人们将能够去除各种错误的观念，运用各种冥想的技巧，打开思灵之门去接近无限，引导他们在自我认识的大道上前进。

性快感——心理障碍的主要因素，应当优先对待，对官能更应尤其如此。

由于从长期来看，金钱终究会或多或少地消失，人类总有一天能够自由的去满足自己的性快感，而没有一点复杂的想法或事情。

这些中心的建立是完全消除卖淫的关键。男人和女人在这些中心里可以自由的交往，享受你情我愿的性爱关系，除了给彼此的快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附带条件。心理学家和性学家将帮助那些在找到自己喜好方面有困难的人，并帮助他们找到有同样喜好的伴侣。

这里甚至会有性教育的需要。顺便说一句，学校的老

师现在要么不进行性教育，要么教得非常差劲，因为老师本身就对自身性爱感到羞耻或是禁欲。而在这些中心里，专家们不只是讲“冷冰冰”的“如何性爱”的理论，还要向学员们展示其温暖和官能的一面，因此学员们能够学到如何享受性爱，并给予快乐，这才是更重要和更令人充实之处。

这种感官教育可以首先作为理论来传授。在青少年有权享受自己性生活的背景之下，对于那些渴望去实际体验一下的人会很实用。他们可以独立且自由地选择满意的伴侣，或者，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在专家们的现场指导下进行，这样可以获得对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皆为有益的保证和优势。

这样，我们几乎可以完全消灭性暴力和性拙劣。这两者彻底且不可逆地给年轻的女孩和无知的年轻人造成了心理创伤。

这样的教导还将消除现今大量的意外怀孕，这些意外怀孕最终导致堕胎，甚至更糟，过早的家庭负担完全浪费了年轻女孩们的青春。

最后，几乎可以完全消灭我们时代的灾难之一——性病——的发展，因为大约 80% 的年轻人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和妓女进行的。现代的避孕措施可以让年轻人在探索性爱乐趣的同时保持健康，没有丝毫的风险，并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自由的选择对象，而不是从肮脏不堪的卖淫世界中选择。

依靠科学，回归自然

有些人认为他们必须回避科学才能回归自然，重获自由，并恢复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然而，那真是误解！

起初，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大自然的破坏做斗争。那就是他们一生中每一天的每时每刻所关注的事。他们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制作出用于狩猎或捕鱼的最简单的工具，而农具则需花费更长的时间。

随后，工业时代到来了，人类不得不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度过他们的时光。此刻，虽然远离了大自然，但他们却首度拥有了每天数小时，甚至每年数月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他们不必完全为了生存而操劳。多亏了家庭用品的发明使用，使得日常琐事变得轻松了。以往女性们每个礼拜需要花三个小时，在冷水中手脚并用刷洗衣物，而现在我们只需要在洗衣机里放些洗衣粉，再按下洗衣键即可。拒绝科学与进步，也就意味着将它们所带给我们的好处拒之门外，回到手脚并用的时代。

如果有些男性仍然怀旧于过去的时光，那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曾必须亲自洗涤衣物。而如果有些女性想回到过去，那是因为她们根本不晓得过去的真实情况。对她们而言，那就是乡村，在庭院里有他们的小山羊和马铃薯，以及只有在周末才会去的小农舍。

但是当我们拒绝科学与进步，就必须在每个清晨的破晓时分徒手为小山羊挤奶，我们还不得不徒手去割它们过冬的稻草，徒手挖马铃薯，还得砍柴取暖、动手缝制衣服

和其他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阅读、写作、绘画、看电影或者做任何娱乐或自我实现的事情。

不！与其想要让时光倒流，不如在科学发展的路途上继续迈进。最终它将使人们能够重新回归大自然的怀抱——不是受制于它，而是享受其美，并且摆脱不得不勉强度日的不利之处。

当工作完全地自动化，以及对金钱的需求瓦解之后，人类将回归并生活在大自然之中。除了简单地亲近大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以实现自我之外，人们什么事也不必做。

届时，那些想饲养山羊与种植马铃薯的人们也能随心所欲地这么做，并非因为他们需要养家糊口，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自得其乐。

创立一种世界语言

若要建立起一个地球上所有人都真正团结一致联盟，则其中一项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创立一种世界语言。不是宇宙语言——因为世界并不是宇宙——而是世界语言。

已经提议了几种候选语言，其中包括世界语（Esperanto）。但可惜的是，所有这些语言都源自希腊语和拉丁语，因此对占有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亚洲人而言完全不能接受。中国人和日本人怎么会在乎拉丁语词根呢？

不会在乎，所以为了创立一种让地球上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真正的世界语言，唯一切实可行的做法就是创建一套全新的语言，新语言的学习就不会让任何人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它不应该源自于任何当今的语言，意味着它必须是一个全新的语言。

我们必须尽快地召集最顶尖的语言学家们，让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计算机来创建这套全新的语言，以便让每一个人在未来使用。

除了母语和地区性方言之外（仍然有必要保留地区文化的丰富性），新语言必须在学校作为第一语言教导给世界的所有儿童。

同时，各国的国歌将予以废除。一场盛大的竞赛将会对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家开放，以谱写一曲世界之歌，这首歌曲将在所有的公众事件中播放，直到行星意识稳固地扎根于人们心中。

国旗也是同理，随着国旗的废除，将举行一场全球范围的竞赛，以找到世界之旗——人类之旗——的最佳设计。这面世界之旗将在所有的公众建筑之上和公众事件之中升起，可能也会伴有地区旗帜。

科学知识的普及

“一种奇妙的两足动物，兼具跳蚤的无性繁殖、海洋软体动物的体外受精、剑尾鱼的变性、蚯蚓的自我分裂、法螺的缺失部位再生、袋鼠的母体外发育以及刺蝟的冬眠之特性。”

——杰·罗斯丹（Jean Rostand，法国生物学家、
科普作家、道德学者）

新人类——即生理逻辑人（homo-biologicus）的定义：
拥有各种生物机能的人类。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大街上告诉某人，我们很快就能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创造出活的有机体，并且能制造出可以聊天、倾听、作曲和自我复制的电脑；并且我们很快就能在人们死后通过克隆他的一个细胞而将其再生，从而实现永生。听众会认为你所说的这一切完全疯狂至极，并认为你需要休假了！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不是目前已经发生，就是即将发生，许多杰出而务实的科学家们正在全心致力于这些项目。

那为什么大街上路人对可能之事的认知和当前的科学现实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大街上的人没有受到足够能理解这些事物的科学教育。在我们这个时代，宗教节目的播出时间怎么能比科学纪录片还要长？众多反启蒙主义者与罪恶诱导教派的突然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每当一个宗教节目播出——比如周日早上，那么一档

倾向无神论的科学纪录片应该有同等的播放时间。比如，播放一档可以解释目前科学家们正在实验室里创造生命的节目。如此一来，便可以重新平衡宗教声称所拥有的排他性——即只有无形的上帝才能创造生命。

同理，每当有一部宗教灵感的电影公映时，也应当播放一部无神论科学家小组的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型态的回应权。

教育还应该从小学开始就在科学教育上面投入更多的时间。我们把孩子们送去主日学校（译注：指星期日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但是我们却没有用现代生物学技术或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了不起的启示来激励他们。

孩子们的思想仍然敏感且易受影响，他们在父母和专业组织的直接主导下遭受着系统性的宗教灌输。因此我们通过让其接受与宗教教条相同程度的科学教育来保护他们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此一来，便会重塑他们大脑中平衡的观点，毕竟他们太年轻了，尚且无法自己习得。

对完全负责的个人来说，宗教自由是必要的，但教条的管束，无论它是心照不宣地进行，还是大张旗鼓地进行，都不能容忍。普通学校对孩子们尚有诸多宗教制约，我们从中能明白宗教学校是多么地不合适。因此，宗教学校必须要废除。

在我们知道要用火箭才能升空登月的同时，却教导孩子们如果他们勤勉祈祷就能上天堂，这样合理吗？并且如果父母执意这么教导，那么学校就该扮演制衡的角色。不仅仅必须要说明人类能登上月球，还要说明地球上存在众多不同的宗教，每一个都教授不同的内容，并且没有人可以说其中一个优于其他宗教——特别要提到的是就算许

多人不相信任何宗教，他们也活得好好的。

例如，应该向孩子们解释，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奇迹”的事，可以很容易地用今天或明天的科学来解释。如果连一个简单的手电筒都能让原始人印象深刻的话，那么更复杂的技术也同样能让所谓的“文明人”印象深刻，比如激光光束和三维投影。

传统宗教所描述的每一个奇迹都能用——并且也应当用——我们目前的科学认知来解释。如此一来便不难理解对于 2000 年前的古代人而言，任何一名乘坐飞行器前来的更先进文明的访客都会被认为是“上帝”驾着“火马车”降临。任何三维投影都将被视为“幽灵”；任何乘坐太空船从天空而降的人都将被认为是一位“天使”；而我们如今所称的克隆技术——即死亡的有机体能通过其身上的一个细胞再度被创造出来——将被看作奇迹般的“复活”等等。

这并不是要阻止孩子们相信某件事，而是要为他们提供自行选择自己信仰的方法。为了让他们能够自行选择，我们必须保护他们不受传统和习惯的单方面制约。自由选择的坚深信仰美丽迷人，但极权主义的灌输令人憎恶。

自由以及对自由的尊重

两千年前，我们把那些观念违背标准的人们钉上十字架，400 年前我们会烧死他们，但今天我们把他们关进了精神病院。我们给了拷问者一件白色的外套，代替了锤子、木桩和钉子。之前以宗教和道德的名义所作的恶行，现在打着心理健康的幌子继续上演。

为了维持公众控制，教条已被科学的操控所取代：我们不再强迫“加尔文教徒”进行“强制转换”，取而代之的是“强制正常化”。

当你读到这些内容时，很多人会想到苏联的异议分子，但是你不必看得那么远。狼在远处的嚎叫声并不能让你听不到蛇在你脚边所发出的嘶嘶声。

在 1977 年的今天，在诸如法国这样所谓的“民主”国家里，任何人都可能被关进精神病院。这取决于那些如此局限地证明他们自己没疯的人——面对一个可能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的精神科医师小组，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最坏的情况下，那便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目前所有的市长都能将其辖区内任何被认为可能威胁公共秩序的人拘留进当地的精神病院，以接受检查。

想象一下下面的情况，一个并没有威胁到公共秩序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市长职位的竞争者。他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受到了幽禁，并且因为这位无辜的受害者会对整个过程感到非常愤怒，他肯定会被精神科医生说成是危险分子，并被拘留一段时间。这将会毁掉这位竞争者的政治生涯，

更不用说心理上的创伤和不可逆转的心理效应了。

并且这可以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发生，不需要任何法庭，也不需要受害者犯过任何错！

这正是在苏联所发生过的事情，只不过它已经发展成如此精巧的艺术，以致每天都在发生。但明天法国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在它发生之前采取措施。否则，这种行为将被认为是颠覆分子，意味着那些提出这些提议的人将会被宣布需要心理治疗。

我们在为时已晚之前该如何采取行动呢？

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没有人有权利要求另一个人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情况下被送进一家机构。

其次，我们必须确保，在任何人被禁闭在精神病院之前，必须进行公开审判，让这个人有为其行为进行辩护的方法。尤其是，必须允许这个人选择一名辩护律师或精神科医生，该律师或医生可以向精神病法庭证明，受审人可能反常，（这可能是一个优点），但对社会没有人身行为上的危险。唯有危害他人的人身行为才应该受到阻止。任何观念都不应该被扼杀，即使借口说它在道德上具有危险，因为这样的压制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现代宗教法庭的出现，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女巫狩猎”（注①）。

法庭应该由一名精神病医师检察官，三名精神科医师法官，甚至还有一个由合格者组成的陪审团组成——即由天才们组成的陪审团。

正如其他任何法律问题一样，如果病人被判处监禁，他可以就判决提起上诉，并要求由另一个法庭审理。同时，直到第二次听证会，他不能受到监禁，除非他在法庭首次出庭之前就犯下了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

此外，在治疗期间，律师可以协助病人处理有关治疗、总体进展和要求最终释放的相关事项。这种援助将是对可能发生的去人格化企图的一种额外保证。此外，病人从有人公正地帮助其尽快离开医院中所感受到的支持，将成为加速其康复的重要因素。这也避免了病人的释放取决于精神科医生心血来潮的问题——患者可能会感到与其完全地缺乏和谐感。

将个人的暴力进行去个性化可取，但要将持不同想法的人去个性化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无论是将其关进监狱，或是使用化学方式，外科手术，还是通过其它任何手段。

对不同于主流的任何思想所持的不宽容倾向极其危险，并且这在法国正不断升级，法国明显缺乏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尊重。

很明显，法国体育运动联盟 (FFA) 会拒绝续签像盖伊·德鲁特 (Guy Drut) 这样的冠军的许可证，只不过因为他在奥运会胜利后表达了新奇的想法。当一个运动员因为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被禁止从事体育运动时，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即对不顺从控制这项运动的当局的异议者贴上标签。

令人担忧的是，一个国家组织竟然会使用这种压制手段，而且是最恶劣的压制方式：思想的压制。更糟的是没有人做出反应；在一个告诉世界其他国家其多么地尊重思想自由的国度里，竟然没有人起身反对这种压制。

这些人完全不配担任他们的职位，不应该再行使权力；这种对不宽容和法西斯主义的漠不关心，使那些没有做出反应的人成为了同谋，有一天同样的不宽容也可能降临到他们身上。它始于体育联盟，终于集中营。

天才政治

注①：罗马教庭所发明的令人发指的宗教法庭(the Inquisition)；从十五世纪起历经三百年，火刑烧死无数妇女的“女巫狩猎(Witch-hunts)”。

公众舆论正常化：一个巨大的危险

自由最大的威胁，像我们头顶上的阴影那般，就是电视。另一方面，如果使用得当，它将能成为将全世界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最宝贵的工具之一，创造出一种人人都能够立即感觉到的行星意识。通过电视，人们可以关注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你甚至可以把它描述为一种人类维度的中枢神经系统。

危险的是，电视也可以用来传播虚假或歪曲的信息，通过被改编和带有偏见的信息来影响人们的反应。

鉴于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他们的信息，今天真正的记者们应该变得越来越公正，而且他们应该只提供基本的信息。相反，其陈述风格正变得越来越主观，电视主持人们对所演播的一切都加入了他们个人的看法，从而玷污了所呈现的信息。

舆论杂志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公众可以根据个人品味和政治倾向来选择阅读或者不读。另一方面，在国家新闻频道——理论上本应该是客观的——但我们却没有选择，只能听那些对每个话题都加入偏见的完全不具备资格的人的意见，这无法让人接受。当然，他们聪明地回避了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的话题，因为他们知道永远无法与之脱离干系。然而，对于其他任何话题，其重要性也许会间接地巨大，他们却会随意地宣泄他们自己那完全偏颇的观点和价值体系。这当然让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感到不安，也让认同他们观点的人头脑发热。然而，更严重的是它

“哺育”了大多数的观众，他们从来没有自己思考过问题：从现在开始，他们会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电视上的家伙”所告诉他们的观点之上去思考。

在公众意见正常化的地方，这个问题可能会非常严重，因为它可能成为国家策划的一种正常化思想。解决方案即确保电视节目只提供原始信息，不带任何一丁点的评论，而且在节目之后还可以看到两位完全公正的专家：一位展示特定主题的消极面，另一位则展示其积极面。

藉由这些平衡的信息，公众便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再受单方意见的制约，因为那种观点往往愚蠢且愚民。

因此，每一个信息都应该首先由一位中立的记者提出，然后由一位“控方”记者和一位“辩方”记者提出各自的观点。

然后，我们希望再也听不到这句比愚蠢更令人担忧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看(这样和那样的事情)？”

相反，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句更积极的短语，比如：“我们能从中能看到什么呢……？”事实上，我们不应该不得不想些什么，因为我们喜欢想什么就想什么。当我们每天在电视或媒体上听到关于观念的义务的时候，思想自由就处于危险之中了。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但是现在是我们反对的时候了。

从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以特定方式思考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会把那些与我们思考方式不同的人当成异议分子。

黄金时代

科学家和寻常路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知识差距表明，多数人全然不知那些将会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完全颠覆我们生活的惊人科学奇迹。

当有人在谈论在实验室里被创造的生命时，多数人会大笑不已。他们要么认为这不可能，要么觉得这只会在几个世纪后才会发生。然而就在现在，许多实验室正致力于这项工程，目标是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也就是明日——实现创造生命的奇迹。

我们明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事情进展得如此之快——并一直在不断加速——以至于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明晨的世界，甚至是今晚的世界。这是我们会一起见证的事，要记住：任何预测都会被现实超越。

地球可以真正地变成一座人间乐园，因为我们将能够控制天气。我们将能随心所欲地降雨，因而能让雨水只在夜晚降下，从而不会困扰到人们。因为工作会完全地被自动化，所以在寒冷和不宜居的地方生活的理由将不复存在。那时，生活区将建在气候温暖宜人的国家里；农业区将会建在气候温暖的国家里；而工业区将建在气候令人不适的国家。

人类的寿命将会快速地递增到 130 岁，并达到平衡。紧接着，将会增长到大约 700 岁。

最终，一些人会选择死后通过他们细胞里的 DNA 遗传信息获得重生，就此意义而言，永生将会得到实现。这个过程被称作克隆，并且我们已经在蔬菜和一些小动物上应用了它。

届时，地球上不同的民族将会完全和睦融洽地相处，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政府，同样的生产资料以及同种语言。

娱乐方式将会包括一种能够包含五种感官知觉的电影院——意味着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听觉和视觉，也包括了嗅觉、味觉和触觉。这将会通过一个仪器来实现，这个仪器使用特定的电磁波来直接将感觉传送到大脑。除了视听信息之外，电影带还将会包含关于其他感觉的信息。

生物机器人将会被大批量地生产，每个人都将会拥有几台专门为其服务的机器人。

学习将会通过化学方法完成，我们将能够在几分钟内吸收掉那些如今在学校需要数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获得的知识。

每种疾病都将会被根除，这都得益于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研制的新药物。

我们将能够根据我们自己的特殊品味，或者社会需要来选择我们孩子的个性，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照菜单定制”。

每个人将能够花时间去发展“内在的自我”，从而与无限和谐合一，并且我们都是无限的一份子。

非常重要的提醒

这本书里所有的提议仅仅是设想，铭记这点尤为重要。在一个将天才们置于服务人类社会之位置的天才政治世界的背景下，天才们的改革措施之提出及付诸实施将完全由天才们自己决定，这些改革旨在让地球变成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幸福、公正、满足的世界，没有对于种族、宗教、文化或智力层次的偏见。

试着指示天才们他们应该做什么本身就是一种与天才政治自身背道而驰的行为。本书中设想的作者希望能被视作有资格参与“创意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角色正是把新设想提交给“世界天才院”的智慧决断之士。

第三章

创建一个天才政治的世界政府

向地球天才们的呼吁

“你尽可以不关注政治，但它不会不关注你。”

蒙塔朗贝尔(*Ch. De Montalembert*)

(法国公法学家及历史学家)

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哲学家们和艺术家们，你们一直以来都被政治和经济势力所压榨和背叛，他们将你们的发明转化为致命的武器，把你们的艺术转化为他们自己意识形态的宣道工具：你们是时候团结起来了！

抛弃压迫你们，强逼你们去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项目的国家吧。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组织，它所要走的第一步就是将你们的研究、工作和发明成果商业化，不为其他人谋利，而是为你们自己！

抛弃那些监视你们、侦察你们和审察你们的机构吧！它们伺机而动，准备把你们的方程式变成毁灭性武器，把你们的计算成果变成末日导弹！

请至少来一次日内瓦来吧，见一见其他与你一样的科学家们。然后，在临时回到各自的国家后，攒下足够的钱，以联合组建这一世界和平中心——世界天才政府的胚胎。超越国界、政治和军事机构于之上。别像那些环境保护组织一样，把自己的声音浪费在充耳不闻的人身上，发出无人理睬的警告。直接采取行动，建立这一世界政府。

许多世界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错误地试着要通过在业已存在的国家或民族结构之内达成世界统一，但这并不

可行，因为这些民族或国家被一群不想失去统治者身份的人所管辖着。这些当权者通过将世界维持在分化之中，从而攫取既得的金钱利益，并且他们永远不会放弃职权和容许挑战。与之相反，他们更喜欢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借口持现状。

那些尝试在已有的国家或民族结构之下实现世界统一的人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政客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地位所带来的名和利。事实上，他们更喜欢精心策划冲突，让我们以为我们国界的两侧都需要他们“保家卫国”，从而让他们的工资在人民的眼中变得理所应当，并且这也已经发生过。

我们必须要从他们头顶上越过去！我们有那么天真，以至于相信在现在这种组织结构之下，生活繁荣富足的人们会联合起来，摧毁喂养他们的双手吗？那些当权者们现在并不怎么聪明，可当事关他们的钱包时可不蠢！

不，所有这些都非常肮脏。我们必须超越所有政治经济的勾心斗角，甚至无需征求当权者的意见，直接成立一个由他们所最为依赖的原材料——研究人员和天才们——所组成的世界政府。

我们必须扼住这些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咽喉。而你们——地球上的天才们——就是他们的命脉。要意识到你们的力量和能量，一起脱离出来吧，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终于能关心人类利益，而非为少数掌权者谋利的组织。

而你们，我的艺术家同伴们，你们是艺术的创作者和我们文明的弃儿：觉醒吧！你们之所以被忽视，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你们“无利可图”。你们怎么还能再忍受这样的对待？就只想一想吧，多少百万个年轻的哲学家、画家、音乐家和建筑家——再加上那些喜爱文学、心理学和戏剧

的人——死于饥饿，或者被迫忘掉他们的艺术，捡起数学或者做些劳力苦活维持生计，从而从人类身上剥夺了他们的创造力的果实。

多少个莫扎特、梵高、普莱维尔(Prévert)和尼采死在了矿井底下，或者在生产流水线后面度过一生，而不是做他们生来应做的事——创造？不过反正创造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所以……

人类的幸福——生活在一个多彩、和谐、多姿和对话的世界中——并不被认为是个切实可行的主张。有些国家将 50% 的预算拨给军队，而拨给艺术和文化的只有 0.01%！无需赘言了。

凯撒、拿破仑和希特勒比起与之同时代的柏拉图、贝多芬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现代建筑大师)，可以支配比他们多出几千倍的金钱。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啊？

$E=MC^2$ =广岛

爱因斯坦哭了，后悔没有在他的计算成果被用来取走数百万条人命之前将它们统统付之一炬。

科学家们在美国通过合成人类基因而窥见了 DNA 的秘密，并且他们希望可以在实验室中创造人类。而与此同时，军队领导者们正一起摩拳擦掌，畅想着他们可以制造的士兵数量，或者是可以植入到炸弹中的致命病毒。

够了！拒绝这交易吧，但是别像爱因斯坦那样，在为时已晚时才退出！立刻就停下你的工作，如果迫不得已的话，就销毁你的方程式。你之后可以随时在世界天才政府研究中心重新造出来，在那里你可以确信没有军事利益能渗透进来偷走它们。

拿走他们的玩具吧！如果我们过去任由军队自行发展，他们到现在都还会用着刀剑和弓弩。但并不是这样，科学家们参与进来，发明了火药。烟花美丽，但军队却用它们制造了大炮。你们发明了内燃机，而他们用它们制造了作战坦克；你们发明了飞机，而他们用它们制造了轰炸机。你们发明了疫苗，而它们制造了生化武器。够了！觉醒吧，并且说不！

他们就在那，在你们背后窥视着你们。你们看不到他们，但他们在研究你们的报告。他们还没有聪明到能做发明创造，但他们知道如何利用你们。你们为他们发现了魔法石，而他们把它放到他们的投弹器中。他们会给你们一切：工作、薪资、头衔、奖章——一切——只要你继续给他们制造“新玩意儿”。

这就是他们所设立的国家科学院的全部要旨：让你们活着，并制造东西。对你们来说，你们从你们的研究和进步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同时纯洁地拓广了当今的知识面。但你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监视着一切。他们就像目光锐利的鬣狗，等着桌上掉下来一口知识，然后就猛扑上去，甚至在你还来不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就用它杀死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

摒弃他们吧！团结起来，用必不可少的保障保护自己，绝不让这类事情再次发生。

不管你们是来自莫斯科、纽约还是北京，你们都是科学家。你们都有同一种热情：学习知识，研明事物。都有同一个目标：促进人类进步，确保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别让政客们和他们的军队走狗盗取你的工作成果，并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所用！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导师爱因斯坦的话，他说：“要是我当初知道就好了”。好了，现在你们知道了！

即使你们说他们已经拿走了你们非常多的知识，积聚了数量极为庞大的武器，也不要放弃。你们现在可以设法使这些武器无害化，即使这意味着要为你们自己的发明找到解药！但无论你们做什么，当你们还身在其中时，请掌控好属于你们自己以及全人类的知识。

在正式的世界天才政府成立之前，在世界天才临时政府之内联合起来吧。

世界天才政府：世界的大脑

人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身体，而天才则是它的神经元细胞。把艺术、科学、工程和哲学等等方面的所有天才都聚集在世界天才政府的总部，将会使世界天才政府成为人类的大脑。

因此，在该中心底下建造一个非常精密的核避难所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在天才政治建立之前爆发了世界冲突，临时政府的天才成员将会得到保护，从而可以重建文明。否则，人类将会再次经历数千年的缓慢的科学进步。

世界天才政府的成立规划

短期目标（三个月至一年）：

1. 建立一个永久的世界中心，庇护和支持各类天才：科学家、发明家、哲学家和艺术家。这个中心将会组成第一届世界天才政府(WGG,“World Geniocratic Government”的简写)，并且它将会成立一个联合会，通过将其和平的发明创造进行商业化来给自己筹措资金。
2. 建立一所学校，以鉴别和鼓励天资儿童和天才的发展。
3. 建立一个休闲的个人发展中心。
4. 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一处世界天才政府办公室。
5. 向全世界的天才们发表新闻通讯。
6. 在所有民主国家的选举中提名天才候选人。

中期目标（一至三年）

1. 建立一个永久村落，其居民可以依据这本书所述的准则（或者按照世界天才政府中的天才们的描述）去实现自我。例如，可以用机器人和自动化把工作量减少到最小，如此每个人都只需要进行最少时间的工作——比如说

一年几周的劳动，作为一种行政服务。这个量级的工作足够给每个人提供所有东西；这里将会实行分配经济，不需要金钱或者任何兵役。

2. 天才政党要在至少一个国家的民主选举中获胜，该国将成为世界天才政府的世界中心。

长期目标（三至七年）

1. 禁止地球上所有的暴力和杀伤性武器，可以通过持有者自愿销毁，或者劝佑，或者通过使用世界天才政府所发明的精密性远远领先并且非暴力的武器来消除，这将使世界天才政府能够握住世界政府的缰绳。

2. 消除所有的国界，建立由来自每一个民主划定的地区的代表所组成的世界天才政府。

世界天才政府筹措资金的方法

希望创立世界天才政府的每一位天才、科学家、发明家和艺术家等等，以及世界上希望为其创立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公民，都应确保将其收入的 10% 作为一种世界税交给世界天才政府，用于创建此体制。作为回报，捐款人将能够：

- 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能够鉴别和教育年轻的超级天才和天才的专业学校。
- 在个人发展中心度过假期和休闲时光。
- 无论何时，只要他们希望，就可以在一个基于分配经济和天才管理的村庄里生活。
- 获得一本世界天才政府的护照。
- 收到《国际天才通讯》。

帮助发起首次世界天才政治运动

首先，请访问 <http://www.geniocracy.org>。

我们需要在每个国家创建一个组织，其能够在下次选举中提名候选人。您可以成为这个以拯救人类为目标的体制的先驱。您无需成为左派或右派就可以参与其中，而且还会超越党派中的一切争论和不团结。在这一切之上，在争论之上——存在着智慧。

我们依靠您去创建您国家的首个天才政治办公室，或者成立首个地方或地区代表团。

您认为天才应该被给予管理的机会吗？如果您认为应该，请通过 [geniocracy.org](http://www.geniocracy.org) 在线联系我们，让我们知道！

最后一分钟：

在日内瓦成立第一届天才政治世界政府

1977 年 9 月 9 日将永远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那一天，在日内瓦的拉玛达宾馆（Hotel Ramada）举行了组建天才政治的“行动协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瑞士国籍的技术员约翰·克劳德·娄叶（Jean-Claude Reuille）光荣地当选为协会首任主席，这是事关人类前途的重要举措。围绕在主席身边的开拓者中间，人们注意到有一位法国化学工程师，一位瑞士通讯社社长和几位心理学家，但也有一位谦虚的女秘书和一个护士。这次选举完全是临时性的，是一种“中庸政治”式的选举，在通过协会创建人的智力测试之前还应等待几个月，然后才能开始由他们来专门从事天才政治的事务。他们目前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天才，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当选，但如果被证实自己没有选举的权利和当选的资格，他们愿意让那些具有资格的人，尤其是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来任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选择天才政治的原因。

如果你和他们有同样的选择，那你应当和他们取得联系，赶紧寄出你的申请参加的报告或按下列地址写信：

MOUVEMENT
POUR LA GENIOCRATIE MONDIALE
Case Postale 562
CH 1211 GENEVE 1
SUISSE

参考文献

1. 《天才 (Les surdoues)》

雷米·锡范 (Remy Chauvin) 著

劳伦斯·背努出版社 (Laurence Pernoud Collection)
出版

2. 《创造力的艺术和科学 (Art et science de la creativite)》

英国联合出版出版，藏于 10/18

赛莉茜·拉·撒勒 (Cerisy-la-Salle) 艺术中心

3. 《生物定时炸弹 (Biological Time Bomb)》

高登·拉脱莱·泰洛 (Gordon Rattray Taylor) 著

法语版由玛拉步大学 (Marabout Universite)
拉封 (R. Laffont) 出版社出版

后记

政权该由天才掌握！政权该由思想家掌握！这是近几千年来人们经常听到的语句。本书作者提出了通过民主选举创建由天才们组成的世界政府的设想，就是渴望把口号变成真正的现实。或者更好说是把最有智慧的个体组合成“天才政治”以便推动我们从“中庸政治”的原始民主的死胡同里走出来。（“中庸”一词，源自希腊文的 Medios，意为“中等”的）在这种“中庸政治”的选举制度中，爱因斯坦（Einstein）或笛卡儿（Descartes）的选票，不比最愚蠢的选民所投的票更有价值。都是同样的一票，智力低能者的选票和智力超群者的选票数量相等，相互抵消，这样，就造成中等智慧的人左右了选举。“中庸政治”得以形成，他们的作为充其量是中等水平的，正如词源学所说的那样，只是“中等”的。

现在是到了必须正确衡量智慧的时候了。每个人的智慧水平是很容易评估的。我们只给智慧超出中等水平者 10% 的人选举权，只同意智慧超出中等水平者 50% 的人有被选举权，亦即有当选的资格，这就是我们说的“天才政治”。它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因为我们讲究纯粹的智慧，而不是讲究有多少张毕业文凭。我们推行的是有选择的民主，不是依靠他们的社会地位或文化渊源，而是依据他们的想象能力或是如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纯朴的好思想”。

期望统治者的智慧确实超出中等水平，这不是最起码的微小要求吗？难道这也是不正常的事吗？

补充说明

如果读者就有关本书更多的信息以及其它相关事项，希望与作者或国际雷尔利安运动（IRM）取得联系，以下是作者主要的国际地址：

c/o The International Raelian Movement
Case Postale 225, CH 1211
Geneva 8
Switzerland

国际雷尔利安运动的正式网址和相关的组织如下：

www.rael.org
www.raelianews.org
www.raelradio.net
www.rael-science.org
www.raelafrica.org
www.apostasynow.org
www.subversions.com
www.icacci.org

雷尔科技 rael-science 是将严格筛选的最新科技报道内容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为读者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如愿意订阅，请向以下地址发送空白电子邮件即可：

[**subscribe@rael-science.org**](mailto:subscribe@rael-science.org)

作者的其它作品

《智能设计：来自外星人的讯息》

多年前，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平的。每个人都知道太阳围绕着地球转。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地球上的生命要么是随机进化的结果，要么是超自然上帝的杰作。又或者是这样吗？

在《来自外星人的讯息》一书中，雷尔向我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由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先进科学家们所创造的。在 1973 的一次 UFO 邂逅中，这些设计师们其中的一位向他面对面传达了一系列讯息。这些讯息现在就在此书的字里行间——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惊人的启示。

《克隆技术与未来世界》

今天的新克隆技术是探索长生不老或永生的第一步。过去的宗教所承诺的只有死后才会进入的那个神话般的天堂，很快就会成为地球上的科学现实——这是雷尔在对科学将会如何彻底地改变我们所有的生活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审查后所得出的具有挑战性的结论。雷尔以罕见的眼光勾勒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未来，届时我们的新科技将

彻底变革和改造世界。纳米技术将使农业和重工业变得多余；超级人工智能很快就将超越人类智能——永恒的生命将可能存在于电脑中，而无需任何生物体！

这些发展并不是 22 世纪的科幻小说。所有的这一切都将在未来 20 年内发生——而此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对这个变成了天堂的难以想象的美丽世界做好准备，届时没有人再需要工作！

《觉醒之路》

雷尔——预言中“来自西方的弥勒佛”，在这本精彩的摘录中分享了他的教导和见解，这是他过去 30 年在许多场雷尔利安研习会上所教授内容的摘录。此书涵盖了诸多主题，包括爱、幸福、宁静、灵性、冥想、完美的神话、非暴力、科学、爱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对于任何有兴趣发展自己的潜能，并希望过上更充实、更快乐的生活的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阅读材料。

《感官冥想》

在这本书中，雷尔向我们演示了如何向未来敞开我们的心扉，以及认识我们到真正的潜能。他教导我们唤醒我们的身体，通过帮助我们更加强烈地享受声音、色彩、味道、香气和触摸，从而唤醒我们的身体对所有感官的快感；同时也帮助我们培养质疑的能力，并消除我们文化中存在着的那些矛盾、伪善、禁忌以及我们文件中令人麻木的假

天才政治

象。由耶洛因传授给人类的感官冥想这一礼物，让我们能够与万物的无限本质和谐相处，享受存在的忘我，体验意识的无尽喜悦。

以上书籍可在因特网上免费下载：
<https://www.ufoch.com>，若想订阅或想知道更多有关雷尔利安运动的信息，请联系我们。

中国雷尔利安运动电子邮件：ufoet2035@gmail.com

关心者 QQ 群：244598775 或 337015635

微信号：ufoet-cn